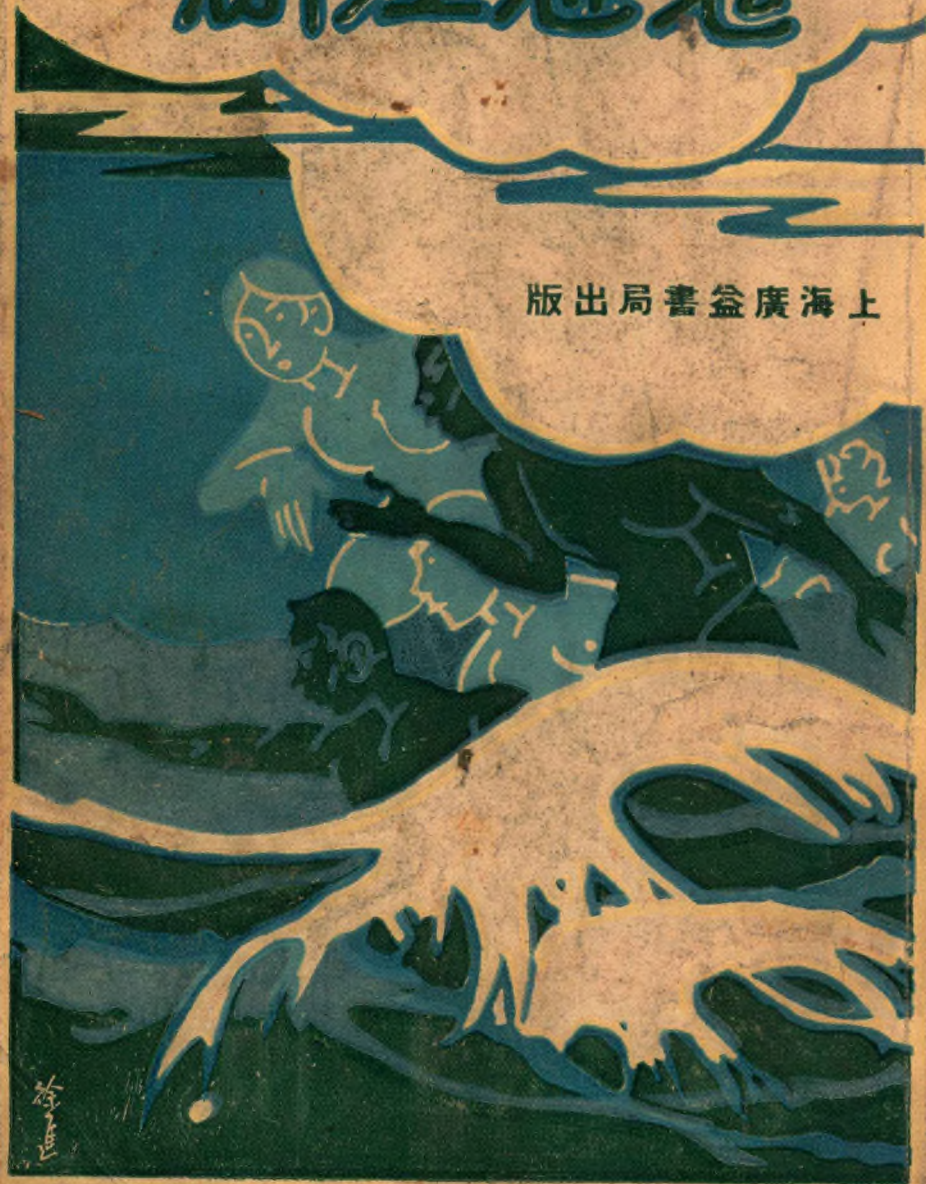


說小篇長俠武會黨

湖江魅鬼

版出局書益廣海上



繪畫




小說會

鬼魅江湖

第二十一回

桃僵李代誤救紀東明
義正辭嚴力規江山秀

且說碧桃玫瑰牡丹三個人。在雷峰塔下盤問那個少年的名姓。原來不是謝公明。他叫做紀東明。她三個聽得這話不由的一齊大驚失色。面面相覷。半晌無語。龍碧桃道。現在既然將人救錯。我想那班會匪見我們爲着謝公明而來。他們受了重大的損失。必然要歸咎於謝家公子。你想還不將他殺了嗎。綠牡丹自玫瑰兩個同聲答道。恐怕未必有這樣的快吧。趁他們現在沒有想到這一層時。我們再進去一趟吧。常言道得好。救人須救澈。殺人須見血。難得我們未曾動身。呢龍在天擺手說道。那裏可不能再去了。那個張龍飛受了這樣大的恥辱。正在沒處去發洩呢。此刻再去。他必然出全力和我們拚死了。萬一我們這裏有一



兩個落到他們的手裏。請教還堪沒想麼。依我的愚見。不要急急的前去。等到今天的夜間我們再來見機行事吧。我想那班會匪。現在正自查點自己的死亡人數哩。不見得便想到這一層事情咧。而且還有一班硬生沒有出場啦。我們便是前去也未得討好哩。（極寫龍在天老謀深算）自玫瑰道話雖不錯。可是那班匪徒。萬一想到這裏。那麼我們這一番不是勞而無功麼。龍在天正要答話。瞥見南屏山的越五峯上。有兩個人影子。在那裏跳來縱去的廝殺。列公。他們既然全到雷峯塔下了。那裏又有一個人。在那裏廝殺的原來。江問春經碧桃一番規勸。果然覺悟了。她退到自己的臥房裏。收拾收拾。預備動身了。瞥見張龍飛喘氣如牛的走進房來。（照應上回與在天廝鬥）向她說道。你們好。你們真好。常言道。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今天鬧得這樣的家翻宅亂。大家一齊動手。你却在這裏安若泰山。好像沒有事情的一樣。我且問你。你究竟存着什麼心思。不妨對我明言。我斷不為難你的。江問春聽得料到有人在他的面前漏過風聲了。心中又驚又怒。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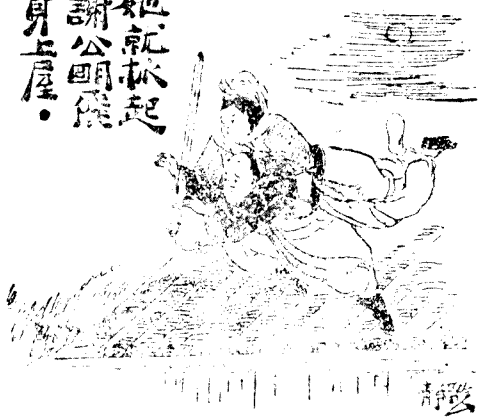
待拿話來發放他。忽然有一個小會匪走過來。打了一個千兒說道。請天皇老爺昇坐。待餐物已經帶到大廳上了。他聽得也不說話。只將頭點了一點。那個小會匪退了出去。他隨後也便跟了出來。江間春暗自躊躇道。如今我眼見得要和他一起賊子分拆了。方才這個小卒來說。待餐物帶到廳上了。我想定是謝家公子啊。我不如將他救了出去。見了謝大人。不是也好表明我的棄邪皈正志願麼。她更不怠慢。一綽花刀。來到大廳上面。只見兩個會匪押着謝公匪。遠遠的走上廳來。到了廳前。那兩個會匪同聲說道。到了天皇的座前。還不跪下麼。謝公明那敢違傲。連忙跪下。張龍飛坐在上面大聲罵道。好小子。你的膽有天大。膽敢勾引一般不知罪孽的囚徒。來攪亂我們的會務。須知我們天道上神發怒麼。（黃絹幼婦）謝公明那敢答話。拾起衣服。直索索的亂抖。張龍飛又道。天道上神。如今下令。你應當發大願了。他說到這裏。那兩個押他的會匪。忙往邊一退。從兩廊轉出兩個人來。手裏一齊執着一張厚背的一塊肉大刀。走過來。一個人拉住謝公明。



的一隻手。雙刀並舉（駭死人）江間春到了這一髮千鈞的當兒。還敢遲延嗎。一個箭步。閃電般地直躡到謝公明的身傍。兩張花刀。左右一分。兩個要殺謝公明的會匪。竟給江間春殺了。她就地抓起謝公明。飛身上屋。衆會匪嚇得面面相覷。半晌不敢說話。誰不知道她是張龍飛的愛妾。誰敢去和她為難。自己招着不是呢。


（妙妙。有此兩句。江間春可以去了矣。）張龍飛見了。不由的哇呀呀直嚷起來。忙向兩傍邊喊道：你們難道全是死人不成嗎。見了道中有人爬。你們仍然是巍巍不動。難道不怕上神發怒麼。（絕倒。自己約束不住衆人。却憑藉上神的力量。可謂心勞力絀矣。）那班會匪。一齊出來。打了一個千兒。同身說道：她是祖師的愛人。我們怎好去和她為難呢。張龍飛聽得氣得

她就抓起
謝公明飛
身上屋。






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也不暇和他們答話將檯上的杏黃旗拔了下來往地下一擲那班會匪見了嚇得一個個一齊跪下一大灣來他飛聲出廳來趕問春到了越王峯上給他趕上了和問春動起手來一面打一面罵道好賤人我那樣待你差錯你竟負心背我幹起爬尊的勾當來了如果能自己覺悟隨我好好的回去將來正宮娘娘的一席我決留給你做你如果執迷不悟休怪我刀下無情了江問春大怒答道好賊囚如今我江問春大夢醒了不再來上你的惡當了張龍飛聽得連道好好我便是讓你料想上神都要責罰你的了下黑暗地獄的時候那可不要怪本天皇不指點你了（絕倒）又是那個老調調兒來了可是紙窗已破恐怕沒有人再入你的葫蘆谷了江問春更不答話一起花刀又和他很鬥起來張龍飛平素最愛的便是江問春今天她突然變卦自然是怒不可遏的丁可是愛着問春的容貌仍然不肯下辣手待她還想她回心轉意哩（有此一節江問春無性命之虞矣）否則一個向稱無敵的張龍飛難道連一個身負一人



的江問春都服侍不了麼。不要讀者們不相信了。便是做小說的也不肯相信哩。她和他一顛一扑的鬥到八十餘合的當兒。猛聽得一棵柏樹上面有人哈哈大笑道：「好一個天皇祖師。連一個小小的女子都不能取勝。還在八卦會裏掌什麼會啊。」張龍飛聽得嚇得面如土色。忙拋下江問春。連跳帶蹶的沒命價逃了。（奇文）此刻老柏樹上。跳下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和尚來。肩上軋着一個斗大的蒲團。一手拎的木魚。一手執着一根錫杖。身上穿一件百納的僧衣。頭戴一頂毘盧帽。赤脚芒鞋。慈眉善目。飄飄然有神仙的氣概。走到問春的身邊。說道：「女菩薩。難得你倒替了老僧的手脚了。」（語又奇突）問春見他心中倒是一怔。暗道他不是聽松大和尚麼。他怎的到這裏來的。（他的名姓從她的口中叙出）原來這聽松大師本來是個雲遊散漫的人。他在前天在濟南碰到江山立。江山立便請他到南屏山來勸他的姐姐皈正。聽松聽得也就答應了。又在曹州謝屏高那裏住一天。不料送公明南遊的船家已經趕回去了。將公明失蹤的情形告訴謝屏高。恰



巧這時聽松也在傍邊聽得這個消息。便立起來向屏高說道。大人請放寬心。這事包在我的身上去辦。謝屏高聽得感謝不盡。便重重拜託於他了。就此由山東來了。他到了南屏山的越王峯。却正是江間春和張龍飛廝拚的時候。可是那張龍飛聽得聽松的聲音。爲什麼那樣沒命價的逃掉了呢。原來他在江西景德鎮訪友。無意碰到聽松。聽松的硬分兒。他早已領略過了。他還不識相些。早一些兒逃走嗎。聽松見他逃走。更不來窮逼他。便止住脚步不趕了。江間春見他問話。却料定是聽松大師了她。打了一個稽首說道。老佛由什麼地方來的。聽松笑嘻嘻的說道。我從你的兄弟那裏來的。山立再三叮嚀。我叫我到南屏山來尋你。勸你改邪皈正。不料你竟能明白過來。真也難得哩。隨我到山東去罷。她搖手說道。多蒙老佛的盛意。可是我幹下這不在情裏的事情。沒有面目去見我那個兄弟了。從此我當披髮入山。永無掛念。絕不和人世再來相見了。聽松聽得微微的一笑。說道。披髮入山。永無掛念。這兩句話不容易說啊。依我的愚見。不若將名字改一



改在白道上面做幾件好事。抵一抵從前的過愆。才是個道理。如今各幫各黨。各會鳥亂得一天星斗。民不聊生。白道上添了一把好手。萬民便添了一個救星。如今你已翻悟。還要定與人世相避。何苦來呢。江閩春聽得忙道。多承老佛勸我。可是從落錯了問心對不起我的兄弟。他也曾苦口的勸過我的。我只是執迷不悟。如今我雖然悔過自新。可是究竟我對不住他。我寧可不與他相見。我雖然在僻壤窮山。可是我永遠不將你老人家的話忘記了。請放心罷。至於改名這層事。我也想到這裏。不過沒有什麼意思的名字。我倒想着幾個。還是請老人家給我起一個名頭罷。聽松聽得微微地一笑道。那麼老僧給你一個名字罷。你的兄弟叫江山立。你不妨叫江山秀吧。你既然這樣的立志。我怎好來阻壞你呢。不過立是要穩立志。要堅你的兄弟那裏。我自替你去疏通。他與你的情感。却沒有完全傷却。如果傷掉了。他此番也不請我來勸你哩。這却是你引咎自慚罷。江山秀聽得點頭說道。老佛這話真真不錯。我的兄弟沒有負我。我是忍心負了他了。如今我



在這裏和你老人家也沒有許多的話談了。她說到這裏，用手指着謝公明說道：他便是謝公子。請老佛領他回去吧。此刻恕我不陪了。她說着，打了一個稽首。雲閃電價的走了。聽松便將謝公明背起，正預備動身，瞥見白玫瑰和兩個不知道姓名的女子，躡上峯來。（妙妙，他認不得牡丹碧桃，所以只如此寫法。）白玫瑰首先向他打了一個稽首，說道：老師從那裏來的？弟子等這廂有禮了。他忙擺手笑道：孩子們，不要儘在做着俗套罷。我且問你：你的丈夫的傷勢現在怎樣了？玫瑰粉面一紅，說道：承你老



他打了
一個稽
首，說道：
老師從
什麼地
方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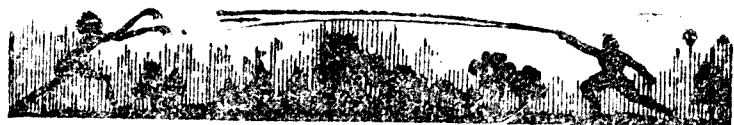
人家問他現在雲大師伯那裏呢？傷勢已平，可是流血太多，所以身體現在還未復元。在大師伯那裏調養着哩。（借聽松之間，補出晏聖清之起注，細極妙極。）他聽得不禁嘆了一口氣。



說道。唉。這一遭兒。可苦了我那聖兒了。但是前因早定。斷非人力所能挽回的。可喜你這孩子能夠跳出樊籠。擇人而事。這是最可欣慰的事情。以後希望你倆做一些正事。不要再學你們那樣爺子的昏惡就好了。（婆心苦口。語調如聞。）玫瑰點頭答道。那總不負你老人家的交代便了。聽松聽了。呵呵大笑道。好啊。能這樣我保管你們向後步步高昇。永不遇險。他說到這裏。便改口說道。如今我要去了。我們後會的期限。沒有多少日子的。他說着脚兒一墊。早已飛入雲霧的影中了。玫瑰等三個人重行回到雷峯塔下。天色還未大亮。龍碧桃便和她的父親在天向她倆告辭要走。牡丹一把拖着碧桃的衣服說道。我的好姐姐。你當真就撇下我去了嗎。（親愛的聲口如聞。）碧桃笑道。我們此刻雖暫別一時。將來可以常常的聚在一起哩。牡丹又道。你這時究竟到那兒去呢。碧桃道。我們到陝西去。牡丹便道。我也隨你到陝西去。碧桃大喜道。那便好極了。你便和我一同去罷。玫瑰忙道。那可動不得。你再去了。我一個人孤伶伶的。豈不冷清麼。等幾天。我和你一同



去牡丹一扭粉頸說道。你不是有一個心坎上的人兒。現在茅山嗎。又要來和我死纏的什麼呢。（小女子嬌憨口吻如聞如畫。玫瑰聽得不禁紅暈雙頰。向她啐了一口道。好個沒臉的小蹄子。動不動的便來挖苦人。不要惹得我性起。給你一個頭落地。看你下次嘴伸八丈。說不說人了。牡丹笑道。這不是冤者枉也麼。我可發得誓。方才這兩句話。却不是挖苦你的。（尤妙。讀者彷彿置身於明媚春光中。聽黃鸝聲聲細轉矣。）碧桃也揮目笑道。綠妹這話果然不錯。却沒有挖苦白家姐姐。玫瑰笑了笑。閃着星眼。向她一瞟。（神情尤妙。綠與白訂交在前。已成忘形矣。白與龍尚係初見。不便有唐突語。身分恰合。）也沒有說什麼。牡丹便道。既是白姐租我停幾天。一同到陝西去。也好。龍姐與伯伯先請動身吧。在天便道。我們此刻先到店中去一趟。只怕黑兒已經來了。（順手補出黑兒用筆極細。）碧桃答應一聲。便與白綠兩個握手告別了。他家父女走後。綠牡丹便向紀東明說道。你自回去罷。紀東明跪下來。給她兩個磕了幾個頭。獨自去了。玫瑰便向牡丹說道。



我們此刻可回到茅山去了。牡丹答應道：去便去罷。玫瑰又道：我倒又忘了。現在不是天已亮了嗎？橫豎也趕不到茅山。不如在西湖邊遊玩一日罷。到了晚間，再動身去罷。你道如何呢？綠牡丹笑道：好好好。我們就在這裏勾留一日罷。未知後事，細閱下文。

評曰：本寫牡丹玫瑰來救公明，突惹出龍家父女來作助手。一奇也。牡丹既救出謝公明，而名姓誤絕，不是謝公明。二奇也。牡丹玫瑰正議再救方法，江山秀救之而出。三奇也。狹途逢聽松，則奇之尤奇者。

第二十二回

鶯鶯燕燕西子湖畔小勾留
雨雨風風南郭館中驚怪事

話說白玫瑰和綠牡丹當下商議定了，便在西湖邊上南郭飯店裏住下。到了午牌的時候，便聽得多少行人沸沸揚揚的喧講着。錢是命送命的消息。有的說：這錢是命錢大人，平日不信神鬼，這差不多是天神或是魔神罰他的。（這是迷信




人一種聲口。還有的說錢大人平日和綠林中的朋友最反對他的一顆頭。或者是綠林中的朋友取了去也未可知哩。（這是一輩糊塗人的聲口）又有的說皇皇的一位總督。只要自己沒有軌外的行動。誰肯去殺他。誰敢去殺他。誰又能去殺他呢。妙妙這却是一輩明白人的聲口。不表衆人在胡帝胡天的亂講。再說白玫瑰聽得這個消息。不禁吃了一驚。（細筆。是寫玫瑰未曾知道究竟。安得不驚。）忙向牡丹說道。這個花頭。只怕又是八卦會裏的朋友鬧的。牡丹搖頭笑道。他們是同流合污。狼狽害民。他們又何必釣魚拋去餌兒呢。玫瑰道。照你這樣的說。他竟是白道上朋友辦的了。牡丹道。你可知道這位錢大人是個什麼人物。啊。妙在不即答。玫瑰道。你方才不是說過了嗎。不過是臟官污吏罷了。牡丹笑道。照啊。照啊。如聞其聲。他去年由大名府調到這裏。浙江一省。給他辦得鬼哭神嚎。天愁人怨。你道他的手段厲害不厲害。有人送他一個綽號。叫做深藍的染缸。更有人又送他一個綽號。叫做玄色的窰桶。（絕倒。這兩個頭銜。加諸臟官污



吏真可謂名副其實。受之無愧。玫瑰笑道。管他染缸冤桶。我且問你。做他的究竟是誰呢。牡丹帶笑着將碧桃殺他的一番前因後果說了一個究竟。玫瑰不禁跳起來說道。不料龍家姐姐是這樣的一個奇女子。我怎能不拜服她呢。牡丹道。他家父女真是風塵中不可多遇的人物。（極贊龍氏父女）說到這裏猛聽得有入高聲喊道。我們尋了半天。頭尋得和笆斗一樣的大了。你却在這裏快一些兒回去。花轎燈彩僱好了。沒有馬上吉時到了。你不要將吉時就誤了。估量着你那顆頭。却要搬家了。快一些。快一些。快快。老員外現在正在急得躁脚哩。白玫瑰忙將房門一開。只見一個三十幾歲的男子。手裏提着一隻大竹籃子。裏面放着豬頭三牲。香燭紙馬之類。一個漢子。却正坐在一張桌上。拖着一對眼睛皮。在喝着老酒。儘那人催他。直不動一些聲色。那人催得急了。便道。你不回去。却不要怪我了。我回去。便說你在此儘管吃酒。不動身。員外責罰起來。却不要來埋怨我了。那個酒糟鼻子。笑嘻嘻的答道。怕什麼。你且來和我同飲一杯吧。員外如果責罰



起來。自有我去承當。斷不爲難你的。那人急道。你難道不知道員外在愁腸自結麼。人家遇到這樣的奇禍。真正可憐。你却在這兒自在。你難道沒有心肝麼。說到這裏。一個堂倌走過來。向他說道。趙大哥現在的時候還早得很咧。他在這裏飲一杯兒。和你一同回去。也未見得便誤了事哩。那個姓趙說道。你那裏知道。平常的婚嫁。自然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他說到這裏。便湊近一步。附着那個堂倌的耳朵。囁咕了兩句。那個堂倌忽然變色。向酒糟鼻子說道。孫大哥。快快的回去罷。可不是耍的。這將軍的法駕。說到便到。不要誤了事。累得你們家主人一家送命要緊。什麼時候。皆好到這裏來多喝一杯。今天我却不勸你。還是早一點回去罷。(究竟係是何事。寫得如此隱隱約約。豈不爲煞讀者。悶煞讀者耶。)那個酒糟鼻子這纔慢慢的站了起來。說道。好好。我這壺中沒有吃掉了的酒。請你替我收藏好了。讓我明天來吃吧。(活畫一個酒鬼。)那堂倌忙道。好的。我便替你收起來。你放心去罷。他勉強走三步退兩步的動身了。白玫瑰聽得他們這一番話。不禁丈



二的金剛摸頭不着了牡丹笑着。一拍她的肩頭。說道。白姐。你可知道方纔的頑意兒麼。白玫瑰搖頭說道。我却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牡丹笑道。這個頑意兒。不怪你不知道。你們府上沒有這個頑意兒的。妙在不即說出來。玫瑰忙道。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呢。牡丹道。我們浙江向來有五種妖物作怪。名字叫五通。說到這裏。玫瑰忙道。我怎麼不曉得。不過這五通在江南作祟。却不是現在的事了。乃是二百前的事情。一通在杭州給會稽萬生做了武當派裏程玉書。在山陰又除了一個。少林派的嫡傳邱如海。給他在金華殺了二通。還有一通。給江南游俠馮玉藕的丫頭綠羅闌了。祇有半通。現在已經不足爲怪了。你說的難道便是方才的那五通麼。馮盡伶側的聲口。牡丹道。你也讓我將這事的根底說了出來。那時你再來。又住我的下頰。也不爲遲。咧。玫瑰笑道。原是我錯。我該打嘴。你說。你說。妙語如簧。妙笑道。你只知道五通去了四通半。不足爲害。可知道現在又出了新五通麼。玫瑰聽得吃驚不小。忙道。新五通是幾樣什麼東西變的。料想爲害一



定是不淺哩。她笑道：「可不是哩。浙江境內常常有這一類的妖物發現。不瞞你說，這新五通已經給我做了三通了。玫瑰搖頭說道：『罷罷，你不要來哄騙我吧。』真真的五通神，豈是我輩所

在自己的粉腮上面拍了一下子，說道：『我真是沒有耳朵。』方才說的話，怎的倒又忘了。該打。該打。我聞其語，我見其人。牡丹笑道：『又道你道我不能殺這三通。我且將這殺三通的歷奇，且告訴你聽聽。』看上兩個月，我回家來探望母親，路過寶山，一家人正在忙着姑娘出嫁。喜公喜婆送了轎子出門，便搶天呼天的痛哭。可除却的，饒你有八個頭顱，也要給他們砍得一個不賸。』牡丹笑道：『我說如何。』剛才自己在認錯，不一刻，倒又來亂岔人家的話頭了。』玫瑰嬌憨如在目前。玫瑰忙伸出玉掌，輕輕地





不休。像煞和他家女兒沒有相見日子的樣兒。我倒很爲詫異。聽得那家的隣居說起來。是四方將軍娶去做夫人了。我好奇得很。趕緊問了一個究竟。便將那家的花轎趕回來。我便粧了一服事新人的丫頭隨了去。到了江邊。見有一隻極大的樓船。泊在江邊。船上燈球火把。十分熱鬧。艙口掛着一隻大燈籠。上面寫着水府總督四方大將軍正堂。船頭上面立着許多黑衣找紮的人物。花轎到了岸傍。就見兩個穿綠衣的小廝。扶着一個漢子。預備上岸來迎親。吃我飛身過去。一劍結果了他的性命。他的屍身便落下水去了。那船上的衆人嚇得魂飛天外。沒命價的駕着船逃了。後來我便將那個新娘子送了回去了。那家嚇煞。他說四方將軍這一來。定規要來報仇的了。他家便拚死拚活的將我纏住。不讓我動身。我被那家纏得沒法。只得權且住在那裏等了兩天。到了第三天的夜裏。那廝果然請兩個來報仇了。我便和那兩個廝拚了一夜。也給我做了。那裏是什麼四方將軍。八方元帥呢。却原來是一夥海盜。借神惑人的啊。可憐鬧得寶山一縣。人人自危。



給我做了之後。却沒有什麼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此類小醜擬之八卦七星之類。可謂小巫見大巫。）今天我想差不多也是這一類的事情發生了。也未可知。玫瑰道。那麼我們何不去看看究竟呢。牡丹道。如此甚好。我們且去看看。如果是這個頑意兒。也不妨替人家解一解圍。爲萬民除掉一害。竟生菩薩說法。玫瑰道。可是要去使去。那兩個人恐怕已經去得遠了。牡丹道。讓我且來問一間店中的伙計。看她說着用手向那伙計一招。那伙計便來了。她便問道。你可知道方才這兩個人是那家的用人。那伙計道。他兩個是懷明村裘老太爺家的用人。牡丹又道。懷名村離此地多少路呢。那伙計說道。離開此地十五里多路。在這裏正西。你問他家幹什麼。敢是和他家認識麼。牡丹便道。我怎麼不認得呢。他是我的至親。今天聽得他家做喜事。我們倆特地去送賀禮的。那伙計聽得忙道。原來是裘老員外的親戚。你老人家不說出來。我們怎能知道呢。牡丹玫瑰兩個將酒帳付了。便向懷明村而來。到了懷明村。天已到未牌時候了。只見村東第一家的門




前擺着一對笆斗大的高脚燈籠上面貼着兩個斗大的裘字。白牡丹見了便向玫瑰說道。白姐你看見麼。這裏大約是裘家了。玫瑰道差不多吶。我且上前去問一問看她說着便邁步走了過來。到了那個守門的家丁面前。嬌聲問道。請問大哥。這裏是裘太爺家麼。那家丁點首說道。正是。正是。玫瑰回頭向牡丹招招手兒說道。妹妹快快來。這裏正是裘太爺家。牡丹聽得便走過來齊向那家丁說道。請你進去通報一聲。就說有一個姓白一個姓綠的要求見你家太爺。有要緊的事情相商哩。那家丁聽得連



忙進去通報道。不多時。從裏面走出四個衣冠齊楚的客人樣子。向她兩個招呼道。二位小姐請進來吧。她倆略一點首。便隨着他們進了大門。向後面的客廳而來。到了客廳上面只見有許賓客都是努嘴苦



臉的主座上面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那張鴉皮措皺的臉上。還帶着不少的淚痕。一坐清幽的大廳上面。浮出一層不可逼視的悽慘色彩來。一描寫之細入木三分。那老頭兒見了她倆。忙站起身來說道。不知二位小姐。今天下降寒舍。有什麼見教。廢玫瑰欠身答道。方才在酒館無意中聽得府上突遭奇禍。又聞老丈乃仁者之人。所以我倆不猜冒昧。特地過來爲府上解難脫厄的。那老頭子聽得。忙將雙膝一彎。撲地跪下說道。二位仙姑能將小女的性命保全。老漢便含感無既了。慌得白綠兩的連忙將他從地上拉了起來。同聲說道。老丈何必如此呢。救急扶危。是我們的分內事情。何必言謝呢。那廳上數十個賓客聽得她倆的話。不約而同的用驚疑的目光一齊集射到她倆個的身上。有兩個客人見她門這樣弱不禁風的。誰都不肯相信是個殺賊如草的俠女啊。個個下唇伸出上唇外的。在那裏議論不休。（確有此等將情形）玫瑰又問那老者問道。你老人家敢就是裘老太爺嗎。那老者答道。正是老漢。玫瑰道。敢問府上是不是鬧着五通怪呀。



那老者忙搖手說道。姑娘的聲音。請放得輕些。不要給金華將軍聽見了。那木增加老漢一家的罪過啊。牡丹忙道。你老人家不要害怕。我們不來便罷。我們既然到這裏來。你儘管放心罷。色管給你家除了這害便了。裘太爺道。二位仙姑。能將……他話到這裏。忙噎住了。不敢說下去了。牡丹道。請老夫將此事的前因後果。對我們說了。我們好預備着啊。裘太爺忙道。請二位仙姑到後面去。老漢再將此事告訴二位罷。玫瑰與牡丹便隨着他向後面而去。這裏的一班賓客。不由的一齊唏天唏地的起來。有的說。裘太爺真是越老越糊塗了。像這樣兩個風吹得倒的美人兒。她們就能去和金華將軍抵抗了嗎。有的說。却也不能這樣的說。啊。常言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她們既敢誇下海口。料想沒有真實的本領。也不敢來自討其死的。有的說。我看這兩個毛丫頭。沒有什麼本領。便是有本領。那裏便能和金華將軍來較量呢。又有的說。人不可以貌相。海水更不能動斗量的。這兩個女子。或者是兩個泣鬼驚神的女俠。也未能預料哩。不表衆人在紛紛的議



論着。再表裘太爺領着她們倆到了後室裏。只見許多的女眷。正在那裏替一個女子梳攏打扮。那女子生得絕色的仙艷。哭得淚眼惺忪。垂着粉頸。還自在飲泣的當兒。裘太爺便向衆女眷說道。請諸位放心罷。現在來了二位仙姑。承認爲我家除害。他說到這裏。那羣女眷送約而同一齊望着她兩個出神。她們便對裘太爺問道。這妖怪什麼時候才來呢。裘太爺嘆了一口氣道。誰能知道呢。他昨天派人送紅柬來說。今天來招贅。等到此刻。不到大約是在晚上來了。玫瑰道。這怪到你家來過沒有。他說道。便是今年正月隔壁王家。送女登宮。金華將軍到我們村上來受祀。那時我不合將他請到我的家裏來祈福啊。就是那一遭兒。我的女兒便給他看見了。

評曰。救公明之後。忽幻出奇峯。叙五通爲怪。文字雖偶然過脈。但章法一新。愈見其精采不羣。白綠本擬作茅山之行。捉妖一逗。輕輕留住。又呼起無限下文。

第二十三回

蛾眉遭浩劫解圍畢竟是蛾眉 鬼域弄愚民羅禍仍然爲鬼域

他便看中我的女兒了。託人來說媒。他說他的大夫人死了。如今我娶了裘家的女兒。便叫他做大夫人。你想我們是人。他是神。怎能和他做親呢。當下我便沒有答應他的究竟。他也沒有和我有什麼動靜。不料昨天突然來了一封梅紅柬帖。帖上寫着他今天定來招贅。請教我怎能逃做他呢。白玫瑰點頭說道。這樣我們已經明白了。現在你可將你家小姐藏起來。什麼地方是新房。請你領我們前去等候。那兩個妖怪。他如果來了。你們可趕緊兒來送一個消息給我們。我們好預備殺他。裘老員外。便將她倆領到後面一座花園的書房裏面。只見裏面陳設得非常新奇華麗。錦屏繡縠。儼然是個嶄新的洞房。她兩個笑着向裘太爺說道。爲什麼偏要將新房設到這裏來呢。裘太爺道。這是那怪的指使。牡丹笑道。這差不多是那怪怕羞罷了。不然這裏的房屋儘多。爲什麼定要在這後花園裏做新





房哩。玫瑰笑道。管他怕羞不怕羞。這一遭兒管教他將性命送掉了便了。（舌有蓮花）她說着向裘太爺說道。你老人家做事儘管做事。不要露出一些聲色來。要緊。那怪來時。你暗地裏先派人送一個消息來。免得臨時慌亂。裘太爺答應着去了。玫瑰便和牡丹商議道。這個海口已經誇下了。但是來者如果是真的。倒好辦。萬一是假的那麼。你我都當心一些。牡丹點首道。可不是麼。依我的愚見。兩個人一齊在這裏。也易岔事。不若分成兩起。防預那怪。手脚溜滑。逃走了要緊。玫瑰道。着着。不是。你想到這裏。我幾乎忘了。我便在外邊罷。牡丹笑道。我不在這裏。還是你在這裏罷。玫瑰忙道。怎地你好端端的不肯在這裏。敢是你害怕麼。牡丹笑道。來的是妖怪。怎麼不怕呢。（牡丹妙人）玫瑰笑道。你怕我不怕。讓我候在這裏。管他是什麼妖怪。一劍兩段。就算完結了。怕的什麼呢。牡丹笑道。你真不怕麼。玫瑰正色道。我如果害怕。倒不敢在這裏面了。你快出去罷。牡丹笑道。我怕的却不是妖怪。却是怕替人家做新嫁娘啊。（妙人妙語）玫瑰聽得。登時紅了粉



頰笑着罵道。臭蹄子。和你做作正經的事情。你也是這樣的流口。真是狗嘴裏沒有象牙哩。牡丹也不回言。只笑了笑。一順七星劍。躡出去了。（情景如見）列公。這金華將軍。究竟是人是鬼。還是魔怪。還是神仙。我在這一刻兒。却要交代明白了。原來杭州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候潮門外。曾發生過一樁怪事。便是有一家姓華的。在泗汀橋邊開一月荳腐店。華老大有一個女兒。若字叫做月姑。她每天挾了一竹籬的黃荳。到橋下去洗。那一天他又挾了一竹籬黃荳。到橋下去淘洗了。突然來了一個美貌的少年。將她按在碼頭。一姦污。月姑待要吵喊。無奈四肢無力。不能開口。只得忍污受辱。他和她做了事。便向她說道。我是金華將軍。三日後便來要你做夫人了。他說罷。變了一隻肥狗大小的青蛙。跳下水了。月姑心中害怕。回到家裏。便將這個事情告訴與華老大。老大那裏肯信。便說女兒見神見鬼。在信口亂說。那知到了三天之後。月姑好端端的坐在灶後死了。華老大這才驚怪起來。他便得這事告訴與左右鄰居。霎時哄遍全城。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件怪




事由此向後。時常有婦女在黑夜裏。不知不覺的被人姦淫的。有的被姦因羞而自殺的。有的姦後言語無端。哭笑不常。竟成瘋人的。更有的不肯和家人丈夫親近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鬧得滿城風雨。人人自危。不論富貴貧賤。只有家裏有稍稍平頭整面的婦女。那麼對不起。便要發生詫異了。因此杭州滿城的人民。恨如切骨。但是明知這妖怪兇惡。不敢說出一個恨字來。只得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罷。不料會稽萬雲峯聽得這個消息。勃然大怒。他本是少林派中的健者。硬分極高。他便趕到杭州尋

原來是一隻極大的青蛙。



了一家受牠迷崇的。他便隱身在那家的天溝上面。候到星移斗換的時候。那怪果然來了。不提防萬雲峯從黑暗中跳了出來。手起一刀。將那怪揮成兩段。原來是一隻極大的青蛙。由




此向後便沒有這一類的事情再發生了。不料到了道光十年的七月裏。西湖邊的四鄉裏。又鬧起這一類的事情來了。有幾個神經過敏的。便嚷得震天價響的說。金華將軍如今又出世了。各村舍受他污害的。實不在少數的。可是現在的金華將軍。他却不到城裏去光顧了。只在城外亂纏。不論你是三貞九烈的女子。只要有一些兒頭面給他看見了。那麼必然受他的恩惠了。他來的時候。如果那被姦的女子。稍一反抗。馬上便殺掉了。他將人殺了之後。却用血跡在粉壁上留着一行字道。

殺人者金華將軍

所以那般愚民見了。怎能不嚇得魂飛魄越呢。因此大家又謠啄繁興起來。都說金華將軍沒有死。此時便有好事的出頭聚議。合八村舍的居民商議辦法。其中多數主張請高僧。或是法術精通的道士來驅除妖怪。其中有一個姓邢的。他的綽號叫做鬼刁鑽。他便利用這個機會。便想撈一注橫財。彼時他聽得這個消息。



發表出來，很不以為然大加反對。他說如今諸位發表這個意思，好雖然是好，可是祇想到利，却沒有想到害啊。請僧道來驅除，如果能如願，那是最好的了。萬一不能降伏妖怪，那麼不是為害加倍麼？衆人已經說順了口，覺得鬼刁鑽的話，有些兒不合時宜了。便你一啐。我一呷的說他不識時務。鬼刁鑽吃了不少的唾沫。可是他的性子，向來是最能忍耐的。聽得衆人的話，他却不以爲忤，仍舊笑嘻嘻的說道：我這兩句話本來頑笑的性質，諸位聽與不聽，原沒有什麼關係的。何苦來這樣的給我下不去呢？他說了兩句，不聲不響的回去了。這裏衆人有的主張到西湖靈隱寺去請法空和尚，有的要到江西龍雲山去請張天師的門人。兩派競爭極烈。最後的表決，便是先請道士，後請和尚。擇了一個吉日築壇作法，驅捉妖魔。說也好笑，那和尚道士登了壇，妖精倒沒有捉住。他們的腦袋反而被妖精借去了。這一來，這八村舍的居民，越發日無寧刻了。不是這家少掉頭顱，便是那家丟了腦袋。還有幾個預備搬到別處的，說也奇怪，皆是未動身的那一天出



了花樣。弄得那班人。叫天不應。叫地無靈。到了這時候。大家忽然想到鬼刁鑽的話了。衆人以爲他有言在先。必有良策哩。便來移樽就教了。鬼刁鑽到了此刻。樂得自己將身分抬到一百二十丈高了。一顆橄欖頭。搖得像博浪鼓也似的。說道：罷了。罷了。我是一個不識時務的人啊。你們又來問我幹什麼。這不是問道於盲麼。（人情鬼蜮。到處皆然。不獨鬼刁鑽有此欲擒故縱之手段也。）衆人因爲他有先見之明。（可憐此之謂先見之明。）這時雖然受他一些奚落。可是爲着切身關係計。不得不忍氣吞氣的受他教訓了。他見衆人就範了。便道：如今要想我出頭辦這層事。非要將八村舍的人民。一齊集到。須要立誓聽我指揮。那麼我才出來。咧。如有一個不遵從我的話。那麼我也不來問的。（刁惡可殺。）衆人犇天價的答應着。便去到八村去。將一班居民一齊集來。聽他的指揮。他便對衆人說道：這並非是我故意和諸位爲難啊。須知一兩人的事情。最好辦。如其有十數人。數十人。以及數百人。那麼這事情。便不好辦了。這是甚麼緣因呢。諸位誰不是明白人。還




要我說麼：一刀惡可殺。又以言語封住衆人的動議。然後好任所欲爲了。這不外乎七張八嘴。九人十說罷。像從前諸位。如果慎重考慮。出一個方法來。日下也不敢鬧到這步地位哩。事已如此。只好退一步想了。依我的愚見。在八村舍稽查一下子。共有多少人家。然後我再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妙法來。好替諸位免累。一偏是他說得動人。那

**除掉病
金華哥
軍議所
另外却
沒有別
法了。**

些人聽得他的話。一個個奉爲金科玉律。連忙的到各村去稽查戶口。結果共得六百八十多家。他便向衆人說道。這事要想辦好。除掉租金。華將軍去求和。另外却

沒有辦法了。衆人忙道。依你的話求和便怎麼樣。他微微的一笑道。求和的方法是好。可是不知大家能夠實行。不能夠實行。衆人齊聲道。只要方法好。我們又怎能不實行呢。他便道。你





們要想久遠安逸。須要對金華將軍立願書。在這六百多家當中。揀沒有婦女的。有家財的。別了出來看。有婦女的。還有多少。衆人當時一查。有婦女的六百四十家。沒有婦女的。祇有四十二家。鬼刀鑽道。我們立了一個議和書。擺在金華將軍下降的人家。書上說。我們每年送他兩個女子。做妃子。他如果答應了。我們按着戶頭。編起號頭來。大家抽籤。誰是第一第二。今年便派他送婦女。給金華將軍。誰是第三四的。便派他們明年送婦女。給金華將軍。這樣的下去。每家要停到三百年。纔輪得着呢。你們想。不是比較鬧得家翻宅亂的。來得好多了嗎。衆人齊聲道。了一個是他又說道。誰家沒有婦女出來。那麼應該出五百兩紋銀。送給金華將軍。請將軍到別處去。再娶一個。你們道這個意思。以爲如何呢。衆人都道。是極。這才不偏不歛呢。如果不是這樣的辦。那麼沒有婦女的人家。不是太沾着便宜了嗎。說到這裏。鬼刀鑽又向衆人說道。諸位休要聚訟紛紜。我尙有一句話。要對諸位說哩。便是無論做甚麼事情。皆有一個首領的。我們既然做這樣事情。



自然也離不了一個首領。誰敢出頭做首領。出名去和金華將軍商議呢。（這一個敢字。便落到自己的身上了。刀惡可殺。一衆人聽得。齊聲說道。那自然是請你老人家煩神了。（可憐已落伊圈套了）他擺手說道。我有何能何德。怎敢作衆人之望呢。還是另請一位罷。衆人忙道。你老人家不要客氣了。不是你老人家想出這樣兩不相擾的方法來。更有誰可以有這樣的心思呢。還是請你老人家做罷。他道。那麼我便沾諸位的先了。他便立了一張議和書。擺在金華將軍時常光降的人家。不到三天。果然金華將軍不來了。並且還有一個答復說。春季在元宵節。秋季在重陽。派人將女子送到小白河邊。這時。務在亥牌以後。衆人大喜。便聚齊戶口在鬼刀鑽家裏抽籤。論次序。說也好笑。第一籤不偏不歛的。却落在鬼刀鑽的手中。他將籤子抓在手中。且不去看。在他的理想中。六百多根籤。第一籤。無論如何。輪不到自己的。他却叫衆人報籤上的號頭。一時唱三說五的。報了一陣子。他將衆人的號頭一查。獨獨的不見第一第二兩籤。此刻他的兄弟邢徐。哭喪



着臉說道。可不是晦氣麼。第二籤例論到我了。（絕倒。天道好還。誰道蒼蒼無眼哉。）他聽得喫驚不小。忙道。第一籤是誰。衆人都道。我們全登過號頭簿子了。可是沒有第一號。祇有你的手中那根籤兒。沒有看。他聽得心中不禁突突的亂跳起來。暗道。不好。不好。第一籤。恐怕真個還要輪到我哩。他忙低頭一望。不禁倒抽一口冷氣。一根第一號的籤兒。端端正正的在他的手中。他不禁又氣又悔。氣的是自己的手太不爭氣。六百多根籤。隨便那一根。皆可以去抓一根。爲甚麼偏要抓着第一根呢。悔的是當初不該想出這個法子來的。如今倒弄到自己的身上來了。他兩眼急得登時和銅鈴相似。努着一張雷公嘴。半晌不語。（絕倒。描寫之刻。如見其人。）衆人到了這會。也不和他客氣了。便道。今年的春季的送妃。自然是賢昆仲了。（出頭者。應當沾先。）他還能答出一個不字來嗎。只得忍疼受痛的說了一個是字。（妙語。將自己的骨肉拋到黑水洋去。怎能不忍疼受痛呢。）於是這一年的元宵節。他便打點着送自己的女兒給金華將軍了。要知後事如何。且



待下回再叙。


評曰。人情鬼蜮。到處皆然。試觀西子湖邊。人誰不視爲人間仙境。不圖尙有此種黑暗舉動。在先曰妖。曰怪。繼之者。已非當初之金華將軍矣。著者每於字裏行間。透出消息。高明讀者。早已點頭會悟矣。

第二十四回

除兇懲惡旅地還奇能

捉怪妖新房驚劇變

且說那刁鑽弄人終弄已。結果倒是自己的女兒去擋第一陣。這可算害人不若害己了。他便有鑽天入地的念頭。到了這一會子。也無所施展了。只得忍氣吞聲的將女兒送到小白河邊去。做金華將軍的下乘了。挨次下去。如果輪到沒有女子的人家。那麼。拆家賣產。須要將五百兩銀字忙了出來。去交給鬼刁鑽。好銷自己的一重公案。不論是誰。少一錢一分的銀子。都是不行的。原來這並不是金華將軍對於他們這樣的苛刻。却就是金華將軍的代表辦事認真啊。代表是誰。不消說得。一定是鬼刁鑽了。他丟了自己的女兒。當然受了重大的損失了。視在不



能不抱着這個失之東榆收之桑榆的宗旨了。誰短了銀子。他便曠得震天價的說道。我們家女兒。難道不是人生的麼。就該她去開端麼。不過也爲着自己沒有銀子的苦楚罷。我如果像你們這樣大的家私。情願捨却五百兩銀子。發誓不情願去將女兒送到小白河邊。啊。頭陣我們家女兒去打你們在後面。還想五張六角。的麼。你少了銀子。原沒有什麼要緊的。可知金華將軍祇問出頭人麼。那些人聽得他這番振振有詞。自然是理直氣壯。無置喙的餘地啊。捏着鼻子。喝水。將銀子補足了給他。他便用了十兩二十兩。到外邊買一個討飯的貧女來。給她換起一身鮮美的衣服來。便用一乘花轎。送到小白河邊的塘寨了。事後來有錢的人家。皆情願送五百兩死銀子。却不肯送一個活女兒來了。鬼刁鑽目標。本來便是銀子。見了人家送銀不送人。自然是樂於從議了。不過稍廢一些功夫。買了貧女。不是就賺到一注大財了嗎。不上十年。那刁鑽竟給他鑽成一個財主了。暫按慢表。再說白玫瑰在書房裏坐了一會。不知不覺的天已晚了。她便躺在一張炕上。



閉目養神。不多會。猛的一陣脚步聲音。將她嚇得一跳。連忙坐起身來。一望。只見一個老婦人。狗頭屁股也似的跑了進來。向她說道。小姐。那話兒到了。你要當心啊。她忙擺手說道。你且出去。不要在這兒大聲小怪。那老婦人一連應了幾個是字。蹙着却走了。（你看他描寫一個僕婦。只聊聊數筆。已活現在紙上了。）玫瑰忙起身下炕。手縛青霜劍。往門後一掩。不多時。一陣管樂的聲音。直飄到書房裏來。此刻忽然又跑來一個大丫頭。對玫瑰說道。姑娘這可不對哩。那廝要在大廳上和新人交拜天地哩。（不說你。却說新人。活畫一個伶俐丫頭的聲口。）玫瑰便道。你快去對他說。便道。新人心裏有些不自在。這個禮數。請他免掉了罷。（絕倒。新人有什麼不自在處。敢是怕羞麼。）那丫頭足不點地的走了。這時候。綠牡丹伏在大廳上面的天溝裏。聽得下面鼓樂悠揚。笙歌聒耳。人聲嘈雜。她知道那怪到了。她便將一雙慧眼。湊到天窗上面。朝下細細的一瞧。只見大廳上站滿了綠衣找紮的人。主席上坐着裘太爺。賓席上坐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大漢。兩道掃帚。



眉一雙牛眼。上身穿一件綠綢的的褂兒。裏面襯着一件翡翠色的衫兒。頭上戴着一頂玳瑁式的飛皮帽子。一眼望去。渾身一色的嫩綠。襯出他那一副胡桃式的尊臉。真不愧人間惡鬼。天上魔鬼。天上魔神哩。（描寫一個粧神做鬼的強盜。纖微畢露。景星格物。景星怪人。）那一臉油汗。將塗在臉上的一層原料的好粉。漸漸地浸蝕得。一班一剝的。竟像狗偷麥麵吃的也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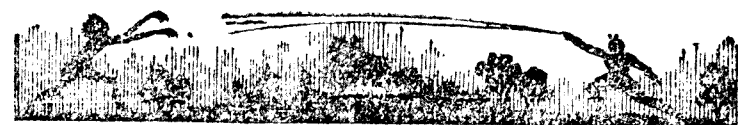
他縮着蒜頭鼻子喝了一口。



（惡極妙極。吾讀至此。吾不能注矣。）手拿着一把團蝶式的宮扇兒。假做斯文的搖着。一手執着一隻茶盃。縮着蒜頭鼻子。喝了一口。像煞城隍廟裏的執筆判官一樣。裘太爺戰戰兢兢的說道。請新人到後面去罷。他的身傍有一個篋片嘴說道。裘老你怎地這樣的不知時務。新人到你家。自然要交拜天地以後。才能到洞房裏去成親哩。裘太爺忙道。小女膽小。從未



見過生人。只恐將她嚇壞了。那麼反覺有許多不便哩。那金華將軍聽得。忙道。既然這樣。我們便將這一套規例免掉了罷。裘太爺道。將軍真個體貼小女了。不過老漢還有一句話。要對將軍說哩。便是將軍帶來的人。一概不要到後面去。因為小女生平最怕的。便是執刀帶劍的人。那金華將軍聽得沒口的答應道。好好。便叫他們在外面吃喜酒吧。裘太爺聽得。又喜。又愁。喜的那怪已經上了自己的圈套了。愁的便是未知玫瑰牡丹兩個。有沒有真實的本領。是不是他的對手。忙命人擺酒款待那班從侍。那金華將軍在大廳上面坐了好一會子。天時已到。成牌時候了。他便起身向裘太爺說道。外邊的天時不早。小婿要到後面去與令愛吃交盃酒了。（絕倒。對丈人說此等話。有婿以來。言未之聞也。）裘太爺那敢不答應。只得硬着頭皮。說了一個請字。這時廊下兩個搗子。一人手裏提着一隻氣死風的紗燈。走上廳來。裘太爺忙道。用不着他們。我且叫兩個丫頭來引你進去罷。他說着。喊了兩個丫頭來。將紗燈接過來。他便向裘太爺行了一個禮。一步三搖。兩



步六擺的動身走了。他一面走一面打算道。這裘小姐是個嬌嬌滴滴。從未受人蹂躪過的一朵鮮花。今大我却不能將本來的面目使了出來。不要將他嚇壞了。我要做出些斯文的樣子。纔好哩。他一面走。一面不住價的盤算着。不知不覺的已到後面的書房門口了。那個右邊提燈的丫頭忙道。大姑老爺。請你脚步放得輕一些。不要嚇了我家小姐啊。(妙妙這一句却不是對他說。却是對她說的。)玫瑰知道那怪到了。她十分留心。將手中的一柄青霜劍。握緊了。立了一個勢子。等待那怪聽得果然不敢大步走了。只婷婷嫋嫋的學起女子走路來了。進了門口。說道。我的裘小姐。你可不要害怕。你的丈夫。一向是很文雅的。他剛剛說到這裏。猛聽得嬌滴滴的喝了一聲。說道。你家姑奶奶。却不和你文雅了。他吃了一驚。忙睜開一雙。三天沒有喫飯的眼睛。四下一望。也未見什麼人影兒。他回頭正要問那兩個丫頭時。忽地從他的頭上伸下一隻手來。將他的頭髮抓着提了起來。他四爪懸空。(妙語)好像上串的烏龜一樣。手搔腳動。口中大喊道。誰有這樣的大



膽敢和你家金華將軍
作要。不要惹得你家金
華將軍的性起。顯出神
頭來。連人連屋。給你拋
下東洋大海。啊。玫瑰笑
道。我的兒啊。今天撞到
你的姑奶奶手裏。一絕
倒。既喊妖怪是兒子。却

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不若將她做了吧。他想到這裏。忙使了一個頭肋功。滿
想一個女子能有多大的力氣呢。這一下子。她還鬆手麼。誰知不獨她沒鬆手。自
己的頭髮。倒給她揪着。扯下一縷來。連皮連肉。痛入骨髓。一縷鮮血。從天庭上直
掛下來。絕倒。此之謂見紅有喜。玫瑰深怕頭髮一齊斷了根。喫他逃走了。忙將




又自稱爲姑奶奶。想是
內姪兒了。估量你的
一顆腦袋兒。在三天以
前。閻王老子便替你登
過簿子了。還在說瘋話
來嚇誰呀。那怪聽得喫
驚不小。暗道這一遭兒
我可要去臉了。常言道。



寶劍在他的面上一晃。說道：賊囚，你敢再動一下子。你家姑奶奶便送你到老外婆家去。他嚇得將脖子一縮，再也不敢動了。玫瑰喝道：好賊囚，要想性命，趕緊給我跪下來。他聽得還想倔強，口中說道：裘小姐，我和你今日無冤，往日無仇，你爲何這樣的對待我。須知天目山的傢伙，不是好惹的麼。（本來的面目漸漸的露了出來了。）玫瑰笑道：這樣的哩待你，不過小小的作耍而已，還有特別敬客的禮數。在後面哩，她說着，颯的一劍，他的右耳早已落下，痛得他喊聲直和殺豬的一般。玫瑰道：你這賊囚，姓甚，叫甚，快一些兒說出來。姑奶奶網開一面，或者可以饒你一條性命哩。他忙道：我姓胡，名子叫做白毛。請你快些放下手罷。我下次再也不到這裏來了。你道好麼？玫瑰笑道：談得何等的容易。老實對你說吧。下次不敢來。今天也就不好去了。你們的山上，共有多少黨羽，快一些說出來。朱白毛聽得，便道：你問我們山上的朋友麼？說起來多得很哩。我們這一班，共有十個。個個皆能飛簷走壁，來去無踪。我們以下的一班，便是二十個，也能飛牆走壁，殺人如



草。至於再下便更多了。我也一時說不清楚。你識時務。便將我放了回去。什麼閑帳。皆一筆勾消。如果執意今日不放我。可知我一個人。雖然送掉了性命。但是你們這八村的六百多戶的人家。全要變作無頭之鬼了。玫瑰笑道。你這賊崽子。將這些大話。到別處去嚇一碗野貓飯喫。喫還可以。如果到你家姑奶奶面前來打這京腔兒。可倒了你的霉了。說到這裏。牡丹由外邊飛身進來。手起一劍。朱白毛的一顆頭。骨碌碌早滾開。有一丈多遠了。她笑着說道。虧你和他說得嘴響。早一些兒打發他回去。便得了。白玫瑰埋怨她道。綠妹。這急腳鬼的脾氣。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才改掉了。呢。你且讓我慢慢地來問他。有沒有別的話了。你便蝦兒下鍋。等不得紅的。便做了他。綠牡丹笑道。這才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哩。人家替你手脚。不獨沒有聽見你一聲道謝。反而埋怨我起來。這真是從那裏說起的。白玫瑰笑道。我真說不過你。這張嘴。今天總算給你沾了便宜云了。牡丹笑道。怎地我倒沾了便宜呢。玫瑰道。人家將強盜捉好了。給你殺。不是便宜給你討了去麼。



(絕倒以殺人爲討便宜)牡丹笑道罷了。這一次總算我做了一回獸子。下次我却伶俐了。她倆正在說笑的當兒。猛聽得一陣脚步。接着有人說話道。今天我們要大鬧新房哩。玫瑰忙向牡丹使了一個眼色。牡丹會意。忙走過去將神燈前的一對龍鳳燭。呼的一聲吹得熄了。玫瑰便將朱白毛的屍身扶了立起來。倚在門邊。她兩個便朝左右的門後一分靜悄悄的等候着。不多時。一羣賊人一個個皆是喝得醉天薰地。踉踉蹌蹌的走了近來。爲首的一個說道。活該。你們看。這朱大哥真是急不能待了。怎地新房還沒有鬧。就滅燭上床了嗎。又有一個說。你不用在亂說。那裏便這樣的早法咧。那個說。你們看。裏面黑越越的。一些兒燈光也沒有。不是上床的。還做什麼呢。他們一面說。一面便走進書房了。一陣子賊人完全進了門。玫瑰牡丹忽地由兩邊閃了出來。兩把劍交叉的架在門中。大聲喝道。好班狗娘養的賊骨頭。死到臨頭。你們還想尋樂麼。不要走。看傢伙罷。那班預備來鬧新房的強盜。見了嚇得魂飛魄越。不由的自己搗亂起來。像熱鍋上螞蟻一



樣團團的在屋裏亂轉起來。玫瑰大聲說道：好班賊崽子。要想性命。趕快給我一齊跪下來。那班賊人聽得。面面相覷。恨不能肋生雙翼。冲着天窗飛了出去。有兩個咕嚕道：我道如何。三天前我便看見朱白毛的臉上。犯着死相了。今天我說碰着黑道日子。千萬不可來招贅。可是他偏要今天來招贅。可不是遇着黑煞神了。絕倒。金華將軍。碰到黑煞神。彼此皆爲神通。何不原諒之甚耶。有幾個說：光棍不喫眼前虧。不如跪下了罷。他們一唱百和。一個屈膝。十個下跪。霎時二十幾個賊子。跪下一大彎來。牡丹便跑到前面廳上。不見一個人影兒了。她知道裘家的大小害怕。躲避起來了。她站在天井裏大聲喊道：裘太爺。快些出來啊。妖怪給我們殺了。強盜給我們捉住了。你們大家快些兒出來罷。不要害怕了。她喊了幾聲。有幾個膽大的方才敢出來探頭。一見牡丹好端端的站在天井裏。大家這才放心。一齊出來。裘太爺便向她千恩萬謝的一番。她忙道：太爺請你不要客氣了。我現在需些麻繩鐵索用哩。請你快一些尋些出來。與我應用。裘太爺聽得。忙命家

丁取出許多的麻繩鐵索來。她帶了兩個家丁。到了後面。囊中捉鼈也似的一個一個挨次穿好縛牢。牽向前面大廳而來。未知後面究竟怎樣解決。請俟小子歇一歇手腕。再爲寫出來吧。

評曰。寫玫瑰牡丹。爲裘府解圍。若以俗手爲之。正不知鬧出幾多陳套文字。本回爲小說中另闢一蹊徑。不落普通小說之巢臼。於此可見著者獨具匠心。另伸慧腕也。叙一朱白毛。尤盡詼諧之能事。

第二十五回

捉假妖怪筵前暢飲狀元紅
遇真仇人屋上飛來玫瑰白

且說玫瑰牡丹兩個。將那羣強盜解到廳上。審問一番。一個個直認不諱。是天目山的強盜。玫瑰便吩咐將一羣賊子。關在空房裏面。一面又叫裘老太爺命人將朱白毛的屍首掩埋了。裘老太爺忙命人在大廳上擺酒。答謝她倆的大恩。邀出些女眷來作陪。酒席間玫瑰向裘老太爺說道。我們此刻替你家雖然除去一害。



可是來患正自長哩。我們却抱着一個斬草除根的主意。我們喫過酒。便到天月山去。將那班強盜完全殺了乾淨。不僅爲你家一家除害哩。『壯哉此語。吾當拜倒不起矣。』裘太爺聽得。自然是感激萬分了。那班女眷。一個個的用驚疑的目光釘着。望了一回。細聲小語的說道。我不信。像這樣兩個水葱也似的美人兒。竟能將妖怪殺掉了。還將那許多的小妖怪捉住了。『絕倒。朱白毛原是強盜。却被她們認成妖怪了。朱白毛有知。當在泉下辨道。我却不是妖怪哩。』她難道是神仙不成。『不是神仙。焉能降妖捉怪。』玫瑰聽得。笑吟吟的對諸女眷說道。這幾個毛賊。殺掉了。捉住了。有什麼希奇呢。我們常常碰到大夥子兒。在刀林槍窟裏。鑽來鑽去的哩。要是那樣的危險。給你們看見了。還不知道要怎樣的驚奇駭怪哩。那班女眷。聽她這話。嚇得不由的一個個搖頭咋舌起來。裘太爺的女兒。裘玉珮。更是十分欽服。綠牡丹和女眷也談談說說的一陣子。菜上了三道。他們便豪飲起來。飛觴晉酒。那班女眷。怎能像她們這樣的放浪於形骸之外呢。一個個羞

得掉轉粉臉去發笑。（恰有這樣的神情。不知著者怎樣想得到的。吾疑景星那時亦曾在座。不然斷無此等體貼入微之文字。給我看見的。）她倆只做不會看見的樣子。仍然豪飲高談。（正所謂天仙化人。）上了一道童子雞。牡丹夾了一隻到面前。拿起一柄小鐵鎚來。正要敲吸雞髓。猛的覺得腦後一陣涼風。她喫驚不小。更不聲張。霍地一扭纖腰。使了一個隔院摘花的勢子。左手向後這一轉。將一枝五瓣蜻蜓鑽抓在了手。面不改色。她即不露出一些兒聲色來。仍然談笑風聲。玫瑰見她猛的一轉身。又去了一個勢子。知道有了詫異。忙含笑問道。綠妹。你方才算什麼意思呢。她笑哈哈的說道。沒有什麼意思。說到這裏。又是一道金光從外邊飛來。牡丹一伸手。又將一枝五瓣蜻蜓鑽接住了。玫瑰笑道。這個頑意兒。大約是黑道上過天星頑的。牡丹點首微笑道。可不是麼。我們且不去驚動他。只看他怎樣的變動。玫瑰擺手道。那可不對。這裏的木身子太多了。（按木身子便是沒有本領的人。）不要給他弄倒了一兩個。那才對不住人家哩。你在這裏留心。





着讓我先出望望究竟看她說着對諸女眷說道諸位請多喫一杯我去去就來。她說着又朝牡丹說道綠妹你方纔接的那是什麼式子的傢伙。牡丹將一對五瓣蜻蜓鑽拿了出來給她一瞧她喫驚不小暗道今天如果遇到了他可是不對哩。列公你道這放鑽的是誰呢原來是白霸先的老友鐵臂狼的金志勇。便是雲台山舊派金賽花的哥哥。他天生一副蠻力使一隻獨腳銅人。重七十六斤五門功夫。俱鍊到登峯造極的地位了。慣使五瓣蜻蜓鑽。在北五省的黑道上。端的是數一數二的毒傢伙。他平素祇有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便是白霸先。白霸先生性脾氣。皆和他稱得起好兄弟。所以臭肉同味。才這樣的投契的。他此番又從那裏來的呢。小子也好交代明白了。他住在雲台山後來因為張龍飛入了八卦會。沒有相當的地點。他本來和張龍飛也是至友。便將雲台山讓給張龍飛。他自己帶着妹子金賽花。到山東惠民縣去住下了。每年出去做了一兩次獨腳的生意。便在惠民買了五百多頃好田。造了無數的樓房。居然做起富家翁來了。他在三



天之前。忽然想起他的老友白霸先來了。他便辦了些好酒。帶着到白家曠來。探望白霸先。到了那裏。見白霸先愁眉不展。悶悶的坐在廳上。他問明了原委。不禁也跳起來。喊道。這可反了。這可反了。一個小小的毛丫頭。竟能做出這些事來。將來道兒上。我們還能立足麼。不知道這丫頭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白霸先嘆了一口氣。說道。如今還說什麼。當他走的時候。我曾叫四個孩子去追她的。不想這四個無用的奴才。竟給她逃走了。金志勇聽得勃然大怒。說道。這定他們碍着手足的情分。將她放了。不然憑他們弟兄四個。難道不能將他捉住麼。老兄。我可要說一句不中聽的話。像這些喫裏爬外的小東西。將他們留在面前。終於是將來的禍水。你如果仍然這樣的姑容他們。將來大禍臨頭。只怕後悔也不及哩。白霸先聽得。不由的鬍子倒豎。大聲喊道。四個奴才。快一些兒給我走過來。我有話說。哩。文麒等四人走上廳來。見了金志勇。齊打了一個鸞腰。說道。老叔幾時到的。金志勇冷冷的答道。我是纔到的。白霸先不問青紅皂白。將他四個痛罵了一頓。說



他們和玫瑰一鼻孔出

氣將玫瑰放走了。文驊

忙道。那一天我和四弟

險一些兒將性命都去

了。現在倒來埋怨我們

了。不是冤枉煞人麼。金

志勇冷笑一聲道。哥兒

你的硬分兒我也知道

兵器只要碰了頭。都要傷掉了的。不要說我們不能將她捉住。便是你老人家在場。也不見得二丫頭聽你老人家發放。不敢還手罷。她既然居心要走。不論你是誰。他都要和你死活拚併一下子的。說到這裏。白霸先厲聲喝道。不知高下的畜生。膽敢來和仁叔翻唇弄舌的了。他這一句。纔將文驊喝得止住口。可是文驊一

一頓
一頓
一頓



的他們三個的硬分兒。我

也知道。可是那個小丫頭

能有多少能耐。你四個竟


給他逃走了呢。文驊聽得

忙道。我們家老爺子糊塗

你老人家倒也跟着他糊

塗了。玫瑰的青霜劍。是祖

師母賜給她的。不管什麼



向是個火燎毛的性子。受不得人一句委屈的。他雖然得着父親的面子。不敢十分發揮。直將一肚皮的悶氣。捧着翻起眼睛。對着金志勇。不住價的瞅着。白文麒此刻心中。也不禁得暗暗生氣道。我們爺子沒有來委屈我們。他倒來橫着枝兒緊的來管我們的閒帳子。文麒文驢站在一傍。雖然沒有什麼表示。可是他倆的心中。也自有八分不自在了。(妙妙。有此一節。爲下文大破白家禪伏線矣)他四個啞口無言。悶悶的站在一傍。金志勇向白霸先冷笑道。不料這幾位賢仁姪。(妙妙。尚不止說文驢一個哩)現在倒學出一張厲嘴來了。竟能和我們做上人的對兩句口兒了。這却不能不佩服老兄教導有方咧。白文麒接口說道。這也無須老爺子來調侃我們了。我們雖然是愚笨。可是絃外之音。我們也能辨得出咧。不過做上人的。也要體貼下人的苦衷。纔是個道理哩。下人有委屈。辨白自然要辨白的。金志勇聽得微微點着頭。說道。好孩子。你的話。我很贊成的。我今天多事。不應嘴伸八丈的來得罪你們。你們如果動怒。那麼我現在這裏打罵責罰。我是



決不抵抗的。白文驪聽得忙道：「老爺子這算什麼話呢？自古以來，祇有上人責備下人的，却未聽見過下人責備上人的。」老爺子有什麼不自在處？儘可加到我們做子姪的身上來。我們便有天大的膽，下不敢碰出半個不字來。啊！請你老人不要將這些調侃功夫。在我們這些小孩子身上用罷。白霸先又喝道：「叫你們不要開口。你們當真目無尊長了。不要攛得我性子起了。將你這幾個奴才全逐了出去。」他四個同聲說道：「老爺子，這是什麼話？我們有委屈，難道辨都不准辨麼？」老爺子突然談到驅逐我們，我們一沒有待你老人家忤逆，不孝，二沒有做下什麼違條犯約的事情。老人家何苦來便這樣的憎嫌我們呢？還有一層，二丫頭那天突然變卦，我們也不在家中。爺子和母親，何不將做上人的面孔拿了出來，教導她呢？白霸先嘆他們這一番拾白，只弄得啞口無言，怒氣填胸。（絕倒）我讀至此，亦無言可答矣。）金志勇聽得，便向白霸先說道：「老兄，你的令媛既然走你面前出去，你不應該就隨她自便啊。」白霸先長嘆一聲，絕無言語。（得神）金志勇道：「爲今之



計只好關與各幫各會。只要遇到了她。便將她處死無論。省得後來許多的麻煩。自霸先道。這個我倒早已想到了。七星八卦兩處。我早已有了信息給他們了。金志勇道。我想這八卦會裏的範圍。是最大的。如果他們能夠經心着意留心察訪。她的蹤跡。那麼不難捉住的。自霸先點頭稱是。金志勇在白家曠住了三天。便到杭州來訪張龍飛。他到了南屏山。却正是她們救出謝公明的時候。金志勇聽得這個消息。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五凌豪氣飛空。當下便問明了玫瑰等的去路。他便追蹤覓跡下來到了南郭酒館。却正是玫瑰牡丹向懷明村去的辰光。（此謂不是冤家不聚頭）他聽見店中人沸沸揚揚的講着玫瑰牡丹到懷明村去的情形。他聽得明白。便也向懷明村而來。到了懷明村。他在附近的樹林裏面。掩藏了身子。耐着性子。等到了牌夜半的時候。他飛身進村。到了裘家的大廳上面。一眼瞧見玫瑰牡丹皆在筵上。他恨不能下去將她們倆一齊結果了性命。但是又不敢造次。看官們。金志勇和綠牡丹認識麼。原來在去年的九月裏。在卽墨縣一



家富戶的庫房裏面正

在施展搜劫的手段不

料梅花菴主和徒弟綠

牡丹正由四川峨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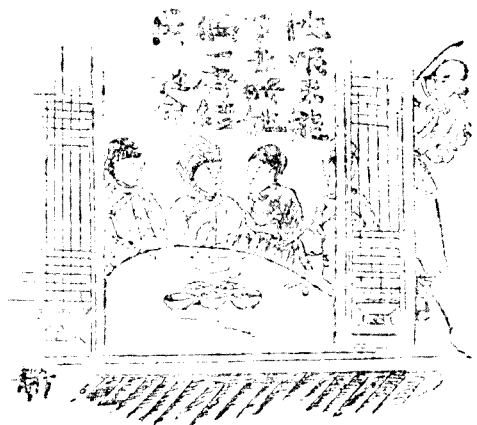
朝朔回來。狹路相逢試

想梅花菴主在北道上

評曰。捉假五的劍俠

家五瞳一這樣令人切

的上風。可是不容易的事啊。所以他便懷恨在心。無力發洩。今天遇到了綠牡丹了。真箇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連使了兩鑽。未見動靜。他喫驚不小。暗道。不料這兩個毛丫頭。還有這樣的硬分呢。今天倒不可不防備呢。他正在驚雖的當兒。瞥見白光一閃。從大廳上面飛出一個人來。轉眼便到面前了。他定睛一看。却正是



齒的事情。她就能漠然

不關了嗎。便和金志勇

走了幾着。將個金志勇


嚇得尿流屁滾。沒命逃

了。屢次想報這個仇恨。

可是南派的劍俠多如

過江之鯽。任你有多大

的本領。但是想走他們



白玫瑰他大聲說道。好丫頭。你的膽子不小啊。竟敢幹出爬尊的事情來了。玫瑰見了他。心中不由的害怕起來。因為論起硬分來。不要說玫瑰不是他的對手。便是連上牡丹也沒有抵他他的能力。所以玫瑰十分着急。只得抱起粉拳。對他說道。老爺子。責備我。我是不敢說爺子不是。但我的苦衷。也要求爺子原諒哩。金志和州來。賣開劈毛竹的。嚟子說道。嘿……嘿。你的苦楚。我有什麼不知道呢。不。這個消息。只心的丈夫。自己的父母哥兒皆置之度外了。我還要問你。你家老太爺是誰。大膽將他殺了的。玫瑰忙道。那是老人家的天年已盡。我也不會怎樣他。老人家。裘爺子明察。他將眼睛一翻。說道。叵耐你這個小賤人的一張嘴。倒來得厲害咧。我且和你鬪嘴。今天難得在這裏碰到了我。我們來拚併一下子罷。玫瑰道。爺子。責備我。我不能怪爺子。但是你老人家又何苦來。和我們這些下人爲難呢。我雖然離了白家。曠。但是我也未曾壞過白家曠的事情。常言道。饒人是福。爺子的量。洪過海。難。這連一個姪女兒。你老人家也不肯原諒些麼。金志勇一聲。



憐笑道。原諒你我。便是個畜生了。你識風頭。今大隨我回到白家。曠去聽你的父親發落。或者可以留你一性命哩。如果怙惡不悛。將我的話聽得滑掉了。那麼我也不和你多講了。你且看看我的傢伙罷。他說着。將銅人一颺。玫瑰側身躲過了。忙道。爺子今天手高高。我便過去了。實在不放我過門。便是將我打死了。爺子也不見得響名啊。語語可憐。奈兇暴不顧何。他道。你既怕死。那麼便隨我回去。未知玫瑰答出什麼話來。下回再寫。

評曰。捉假妖怪之後。而突遇真仇人。章法正如浮雲蒼狗。瞬息萬變。至迴寫白家曠一段。顧前起後。毫無脫斷之流弊。金志勇橫加干涉。定欲強人於污濁。其心之險。如九曲羊腸。宜其死也。

第二十六回

暴徒尋舊恨。青霜劍下幻遊魂。
寡鵠報夫仇。太極拳飛圖勁敵。

且白玫瑰聽得。忙道。老爺子先請回去。我在知三日之內。定回到白家曠去。你道



如何呢。金志勇道。現在你在這裏做什麼呢。她道。現在裘家的手續。我們沒有給人家忙得完全。怎好便去呢。他又道。什麼手續呢。玫瑰便將朱白毛的前後說了一遍。他猛的哇呀呀真嚷起來。大聲喊道。我的學生。和你河水不犯井水。你爲什麼做了他好好我也和你拚了罷。他說着。颼颼將銅人飛舞起來。白玫瑰一面抵抗。一面暗暗的叫苦道。這一遭兒。可再休想性命了。不料這朱白毛却原來便是他的徒弟。她使出全身的解數來。和她惡鬥了三十多合。可是他的銅人。家數離奇。令人不可捉摸。有時玫瑰想用寶劍去削他的傢伙。再也不能如願。似償的給你碰到一下子的。綠牡丹在廳上和衆女眷。又飲了兩盃。不見玫瑰下來。他却疑惑起來。忙向諸女眷說道。你們快請躲避起來吧。此刻強盜到了。我們要和他們廝殺了。他這一句嚇得衆女眷花枝招展的各自躲避去了。綠牡丹綽着七星劍。飛上了耳房。雖然沒有月光。在黑地裏。憑她那雙慧眼。可以看見一切。她見玫瑰和一人在東耳房上面。一起一伏的惡鬥。她使了一個燕子鑽雲的家數。蠅



蝶翻飛似的越過了天井到了東面的耳房上。只見玫瑰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已到了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的力量了。綠牡丹一起七星劍嬌聲說道白家姐姐休要心慌我來助你。她來得切近。定睛一瞧認得這個和玫瑰交手的她也暗暗吃驚。可是身不由己的跳了過去。加入戰漩。和金志勇動起手來。鬥到八十多合。牡丹也漸漸的手慢腰鬆了。那金志勇越鬥越勇。一柄銅人鬼泣神驚的將她倆個逼得欲架不可。欲逃不得。看着她倆要將性命丟掉了。白玫瑰猛的想起他的姐姐在臨行時曾有一個小小的紙包兒送與她的。芙蓉曾說不到急難的時候。千萬不能亂用。她便在頭兜巾邊取了下來。將無名指咬破滴了兩滴血。一縱身跳出圈子。放開紙包。不料金志勇的銅人已當頭打下。（駭極。玫瑰便結局於此耶。）此時猛的一陣呼聲。立刻兩個赤髮獍惡的大鬼擋住金志勇的去路。一個執銅叉的。一伸手將他的銅人接住。（奇文突兀。）一個執板門刀的花面鬼揪住金志勇的頭髮。怪叫一聲。張開血盆也似的大口。一口將金志勇的上半截吞




了下去。(駭極天地間
寧有如此怪文)玫瑰
縱過來手起一劍對定
他的右脇刺來梆的一
聲玫瑰倒被震退數步
他的右脇上一點傷痕
也沒有。綠牡丹忙叫道
姐姐快用劍刺他的盤
鬼不知去向了只見金志勇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上半截却是一隻麻袋緊緊的
套着哩。另有一隻麻袋在金志勇的身傍。(奇極妙極麻袋居然也能作祟了)杜
丹笑道我還不知道姐姐會白教的裏法術哩。點明了來源)玫瑰笑道好險啊
不是我想起來今天險一些送掉了你我兩個的性命哩。(本來是捉妖怪的不



膝。他的功門在盤膝下
面哩。玫瑰走過來認定
的盤膝忽刺一劍果然
刺進去了。金志勇大喊
一聲。(絕倒)上半截已
被怪吞下。尙能噉乎。
立時殞了。玫瑰再低頭
一望。那兩個猙獰的惡



料倒是妖怪救了性命。真是奇文奇事。這却不是我的本領。這個頑意兒。本是我的姐姐送我的。她恐怕我走不出門。不想我早就鍊成五毒砂了。（直照第六回的事情。筆法章法。細膩不凡。）我要問你。這老賊的功門。不知你怎麼曉得的。牡丹笑道。我怎的不曉得她說着。便將在卽舉縣遇到金志勇的一番話說了。玫瑰道。原來有這樣一個緣因。哩牡丹道。我聽我的師父說起。這金志勇却是北道上不可多見的人材。那一天我家師父總算存着一個上天有好生之德。讓他一着放他走了。滿想他就此洗心革面。不再幹這些喪天害理的事情。不料他仍然怙惡不悛。我在和師父分手的當兒。師父恐怕這厮要來尋仇報恨。便關照我他的功門。是在兩個盤膝的下面。所以我纔知道的。玫瑰微微的歎了一口氣說道。凡事不能預料。即如我沒有離白家疇的時候。覺得金志勇和我的爺子是個好友。並不覺得他有其他的壞處。乃至我和白家疇宣告脫離了。所遇的人皆是正不可犯的。我便覺得從前的環境。真是險惡的。從前的人物。俱是鬼魅的。這個緣



因。我却不知道了。（暮鼓晨鍾。喚醒世人不少。）牡丹道。即也不外近硃者。赤近墨者。黑的。原因罷了。你錯了。還能回頭。究竟不失本來的面目哩。她倆談談說說的。一陣子。不知不覺的。東方漸漸泛起一層魚肚皮的色彩來了。玫瑰忙道。我們在這裏。只顧談着閒話。倒將正經的事情。忘掉了。快些到天目山去探一回究竟罷。牡丹道。他們順手將金志勇的屍首。帶着。拋到曠郊無人的地方去。喂野狗了。她倆使起草上飛的功夫。如劍離絃。直向天目山發進。不到一個時候。已到天目山下了。玫瑰擽頭朝山上望去。只見嶙峋突兀。十分峻險。老樹撐天。奇峯橫碧。山腰裏。梟鳴狐叫。兔驚狼走。一層薄霧。像蒸氣也似的。罩着。（描寫這天目山。又與雁蕩。茅山不同。著者非身歷其境。不能歷歷如數家珍也。）牡丹道。白姐。你瞧這山。多麼險兀啊。去年。我和師父。到東三省。吉林去。到了十八師祖的牡丹嶺。那座嶺。我有生以來。却沒有看見過那樣的峻險。不料這裏。比較牡丹嶺。還要險峻十分咧。玫瑰點頭說道。怎麼不是。我們且用燕子功。鑽到二層坡上去。望望形勢。看



這強盜的窟窿。究竟在什麼地方。她說着將寶劍向後一掖。一整身子。平空飛起。牡丹也跟着飛了上來。到了第二層的峯上。她倆並肩站定。朝山坳裏仔細打量。只見西北一角露出一縷坎烟。（你看他偏於無從着手處。橫出奇峯來。牡丹道。兀那不是一縷坎煙麼。這山何等的峻險。那裏還有人家住。在上頭呢。這分明是強盜落腳的所在了。玫瑰道。這倒不錯。我們且過去看看究竟。她說罷。便和牡丹下了峯頭。尋着一條羊腸小道。向西北走來。轉過了幾個大山坡兒。瞥前面露出一片平原來。一眼望去。足數有十餘頃大小。平原的四週一式的木柵兒。排着東面的柵屯口。有兩個賊兵在那裏把守着。她倆便繞道轉過了東面的木柵門。到了東北一角上。無人之處。她倆正待飛身進柵。瞥見兩個人。伸拳擄袖的遠遠走來。後面隨着一大羣人。她倆忙躡到樹上去。悄悄地望着。不多時到了切近。原來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一個二十多歲的渾身重孝的女子。那老頭子雖然是一銀鬚似雪。赤着兩臂。筋肉突起。一臉橫肉。餓鷹眼。深深的陷入印堂下面。赫



頭大鼻高高的嵌在人中的上頭。那女子雖然縞服麻裙。生得十分美貌。兩道柳眉。暗藏着無限的殺氣。離開柵子有三百步的光景。那老頭兒便站住了。向那女子說道。柳小姐。比試的地方到了。我們好決個你勝我負了。那女子立定了。答道。康爺。比較起來。我却有兩句不中聽的話。要對你說哩。便是當場不認父。舉手不留情。今天祇有你相和我動手。誰來助一拳一腿。便算誰輸了。你道怎樣呢。那老頭子一掬鬚子。笑嘻嘻的說道。不瞞你說。我康七在江湖上。差不多闖了四十年了。什麼大仗頭兒。皆見過。一向是獨斷獨行。不要別人來助我。一下子的休道。和你一個人較量了。我難道還能將我四十餘年的威風。在你的身上。送掉了嗎。你只管放心罷。丈夫一言。如白染皂。斷不食却前言的。那女子便道。好。我們便來見個高下罷。她說着。捨了上首。立個勢子。那老者也擺開門。柳二姐雙拳一收。一腿照定那康七的檔下挑來。康七一縱身。忙將雙腿一夾。不料柳小姐的腿。很迅的速。收了回去。雙拳齊出。直對康七的左右太陽穴打來。康七知情中計。他也乖。



覺閃電也似的一縮脖子。又使了一個鳳點頭的解數。才算將她這一着讓了過去。他也不甘示弱。隨手發出一腿橫掃過來。叫小姐托地一跳。足數跳起有一丈多高來。讓過一腿。康七趁她沒有腳踏實地的當兒。又使了一個獨掌劈崑崙的解數。向柳小姐的腰肢劈來。柳小姐何等的溜滑。她知道這一着要讓。是讓不掉的。她便伸出兩指。照定了。玫瑰點首說道。不錯。你看她那一着雙龍出海的解數。除却少林派用得奧妙。別一派雖然用得到這一着。可是皆是反門功的。唯有少林派的雙龍出海。




他的雙眼挖來。康七一驚不小。忙縮回右掌。身子向後一縮。才讓掉了。她這一着。此刻牡丹和玫瑰兩個在樹上看得呆了。牡丹道。我看那個女子的家數。非比尋常有幾分像少林派的出。



是正門功。（上一番含糊打過。深恐讀者不知景星爲拳術內家。特又借玫瑰之香口道出淵源。用心之深。可以見矣。）她倆談了一陣。猛聽得一陣喊聲道。不好了。不好了。我們老爺子給這小女子打殺了。大家上去啊。不要讓這婆娘逃走了。要緊啊。牡丹玫瑰忙仔細向場裏一望。只見方才和她動手的那個康七老頭子。直腿直腳的躺在地上。一些兒也不動彈了。玫瑰便向牡丹說道。論起那個老頭兒來。硬分兒。你我俱不是他的對手。不料竟給那個女子送掉了性命。那女子的本領。可想而知了。看官。這個少年女子。柳小姐。她爲什麼要和康七來拚併呢。原來有個原因。這柳小姐的男人。姓傅。名字叫做斌。是天目山北的傅家莊莊主。他却是個戊辰科的武舉。爲人倒也慷慨好義。濟富恤貧。（描寫一個好人。開口不到三句。便知道了。）那一方的善舉。皆是他一人出頭。他在十八歲。訂了一個魚船上的女兒。直到如今。過了七年了。還未娶。因爲他自己的事煩。想不到這裏。便有人說他嫌漁船上的女兒。不是大門大族的人家。後裔。還有人說他外邊



已有了外遇了。又有人說傅斌因爲自己一心一意要鍊童子功，不敢破了身體。這皆是局外人的猜測之詞罷。究竟竟來，柳藏鶯因爲在六歲的便失父了。隨着她的母尉遲大娘過到這麼大尉遲大娘本是少派林中的大劍俠。她見時事日非，便和她的丈夫柳中元小艇一隻射鴨叉魚。終日在水雲鄉裏過活了。柳藏鶯六歲的那一年，柳中元不幸一病死了。尉遲大娘便領着女兒東飄西泊，到處爲家。可巧在傅家莊口遇到傅斌了。傅斌見了柳藏鶯便起了求鳳之念，遂請出兩個村上的長者來到她的船上求婚。尉遲大娘起初堅執不允，後來倒是柳藏鶯勸她答應了。當下便立了三個條約：第一是不論過門未曾過門，大娘要到那裏去，那都是要將她帶着走的。第二母女兩個每月的開支須傅斌供給。至尉遲大娘老死爲止。第三柳藏鶯雖然給傅家做媳婦，可是姓字仍然是不改的。後來如果有了兩個男孩子，還要過繼一個給柳家，延一線的血統。傅斌本來對於麻衣相法，是有些研究的。他曉得柳藏鶯不是一個尋常泛泛之輩。休道三件便是三



十件。他也一口不阻的答應。由此向後。到了朔望。皆命家丁這些錢糧食物上船。大娘只要一月夠用的錢糧。餘下便不要了。（如此寫法。不失俠義身分。）有時將船放到別處去游蕩幾天。有時住在傅家莊的蓮花沼裏。柳藏鶯每每又到什麼編鯉之類。必然置酒招傅斌到船上去共飲一醉。蓮花沼中。小舫一隻。把盞玉人。艙前暢飲。此情此景。能不令讀者悠然神往乎。有時傅斌在月白風清的時候。焚香掃地。煮茗操琴。請她母女兩個。到後院裏閒談。唯有知己。方能如此。那一天她們母女因為要趕到莫干山下去避暑。便自開船動身了。在莫干山小住月餘。已到金風送爽的新秋了。她們返棹歸來。剛剛到了傅家莊的村口。猛的有人來報給她們一件岔事。未知究竟。且闕下文。


評曰。傅斌爲一鄉中之熱血男兒。宜得柳藏鶯爲室。方可爲伊吐將來之氣。尉遲大娘柳中元輩。非古之傷心人歟。傅斌之對於柳藏鶯。可謂英雄兒女。確具至情者。



第二十七回

民不聊生處女無辜遭浩劫
誰能忍辱健兒除暴慘喪身

上回說到那個康七。他本是天目山的一個總首領。也便是老七星黨中的一份子。他也就是鐵臂狼金志勇的師兄。他們一道七個。第一康七。第二白霸先。第三張龍飛。第四无法和尙。第五金志勇。第六鄭朝峯。第七无空和尙。他們這老七星黨是在乾隆末年結成的。後來見意分歧。張龍飛首先在雲台山人主八卦會。繼着白霸先又辦花神會。所以將一個七星黨無形之中解散了。祇有无空和尙借着這七星黨的名譽。招集羽衆。又立了一個新七星黨。他們雖然是分道揚鑠。可是暗地裏頭仍然互通聲氣的。康七在天目山立了將軍會。收了拾個徒弟。二拾個徒孫。又收了許多羽黨。霸沾天目山。魚肉一方。無惡不作。近二年來山上的徒衆漸漸的有三千多了。他格外野心勃勃。和張龍飛等一班人常常開秘密的會議。想謀奪滿清的山河。因爲自己的實力不足。所以不敢毅然起事。加之官家又



曉得他們的行動的。疊疊的旨意下來。令各省的官員。加意防範。嚴查緊搜。因此他們尤不能有冒昧的舉動。議定每處有五千人以外。便起事了。康七的天目山。已有了三千多人。他自己以爲是老七星黨裏的首領。將來大事成功。那一把九龍椅。怕不是自己去坐嗎。他向來是個色中餓鬼。不知道有多少婦女。給他破了貞操。(回顧三十二回事)加之他收的一班徒弟。倒也是深得春風感化。一個個雖不像他們那位令尊師是色中的餓鬼。但是也可稱得起花裏魔主哩。那一班徒弟。對於康七。倒也十分孝順。在什麼地方。看見了平頭整臉的婦女。他們恐怕康七的年紀大了。不能去打頭陣。於是他們很勇敢的替康七開了前鋒。等到他們將這塊荒田。種得熟了。便去孝敬他的師父康七。雖然做了一個陣後的將軍。却很願意撐這把漏水的雨傘的。他對於那班徒弟。贊賞有加。說他們見色思師。不會將自己忘掉了。那些徒弟。最會想主義的。便是那位做新郎未成的朱白毛。他對一班朋友說。我們每天這樣的遮遮掩掩出去。有時還撈不着好的。到



手取樂。想起來實在有的不大合算哩。衆人都問他有什麼妙法。他便道：從前我們浙江省。不是有一個出名的採花妖怪麼。如今我們不妨借着那個採花妖怪。金華將軍的大名。到外邊去尋樂。既穩又妥。沒有一些岔子出的。那些受到我們光顧的人家。我可斷定了不敢聲張的。那一班魔頭齊聲道妙。至此向後。便實行起金華將軍的計劃來了。康七不獨不加阻止。反而誇贊一班門下的賢徒。妙謀深算。比諸葛亮還要遠勝三分。八村議和之後。康七在天目山。手兒不動。每年倒享着兩個處女哩。那班小強盜見了康七。一塊肥肉堵住嘴。他們還不爲所欲爲嗎。合該有事。那一天。康七的第六個徒弟。倪水鬼在傅家莊莊口。看見了柳藏鶯。險一些兒將真魂掉了。他便在左右一打聽。才知道是傅斌的未婚夫人。他素知傅斌不是好惹的。便也不敢十分造次。回到山中。在暗地裏與衆賊商量。進行的辦法。楊一豹說道。料想那個有名無實的傅斌。能有多大的硬分兒呢。我們便硬擲三個六的去將那個柳家的女子搶來便了。徐三馬道。那可不對。聽說那個傅



斌是兩廣總督林則徐的學生。萬一他去調起大夥子來。師父可不歸罪於我們。麼倪水鬼皺眉說道。這樣倒真不容易着手進行咧。楊一豹道。最好的方法。便是去借了一個由頭去將傅斌做了。那時那個嬌滴滴的美人兒。不是給我們任意取樂了嗎。衆人聽他這話都道有理。徐三馬將胸脯拍得震天價響的說道。這事不須諸位煩心。只消我一人前去包將那個姓傅的做了。你們跟我去享着現成的罷。他說罷將屁股一拍便動身走了。不多時到了傅家莊口的木柵邊。厲聲喊道。快一些兒開柵子。你家徐三太爺要尋傅斌小子說話哩。說着雙手往腰間一叉。兩隻牛腿八字式的排開。等候裏面回話。那兩個看守木柵的莊丁。見他這樣的兇頭兇腦。嚇得連忙跑進莊去告訴傅斌。傅斌聽得忙帶了一根虬筋軟索鎖走了出來。隔着吊橋見徐三馬殺氣昂昂的站在濠外。傅斌用手指着他說道。好端端的你這人到我們傅家莊來擺什麼英雄啊。你尋傅斌有什麼事嗎。徐三馬晃着腦袋說道。我尋他自然有事要你問的什麼。傅斌一個箭步縱了過來到了



他的身邊說道。閣下姓尊大名。和傅斌會過面沒有。他將一顆腦袋搖得像博浪鼓也似的說道。沒有沒有。因為我知道他是個朋友。我也是路過這裏。脫了盤川。所以想向他借三百兩銀子的路費。談到交情。便借給我。不講交情。便論硬分。傅斌笑道。你尊駕說到這裏。還未將尊姓大名擡了出來。便是借銀子給你。也要知道你的名姓。才可以借呢。他將大拇指豎得筆直的說道。題起我的尊姓大名來。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我姓徐。名字叫做三馬。你可知道嗎。傅斌冷笑一聲說道。久仰久仰。不知閣下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做一點事情。他別起驢眼大聲喝道。老子咱自然有事。何用你來問我呢。你且去將傅斌喊了出來。見我有話對他說。傅斌笑道。不瞞閣下。在下便是傅斌。有什麼話。便請說出來吧。他聽得朝傅斌上下細細的一打量。便道。好好。你便是傅斌。我現在脫了盤川了。請你借三百兩銀子給我。傅斌道。你在那一道上。還是在那一幫中。須要將自己的來歷說出來。我自當儘我的力量來助你的。川資他哈哈的笑道。我們出門千里。不帶米。萬



里不帶柴。一不在幫。二不在道。不過靠着自己的一些硬分兒。到各處的碼頭去逛逛。承上中下三等的朋友們。都還對我不含糊。遇到我皆沖着叫了一聲好朋友。（一）排門江湖的切口。說得俗極而流。著者不知從何處學來的。我恐著者也是幫中道裏的一份子。不然不能數切口如唱蓮花落似的一笑。今天難得孤雁落兒到你的沙灘上來。多少都要請你看破些的。傅斌笑哈哈的道。方才的一番江湖上的條子。在下已經領教過了。但是江湖上的身手。我還未領教呢。閣下可能賞個臉兒。賜一些兒硬場面給我開開眼界麼。徐三馬聽得。便將手中的單刀。往地上一插。說道。我們難得初次碰見的。而且你還歡喜見兒硬場面。真愛朋友。來來來。我們來親近。親近。他說着一伸手。便要過來。知傅斌拉拉。傅斌知道他要賣硬。他也不退讓。搶進一步。將全身的氣力運到右臂上面。和他着勁拉了兩下子。徐三馬只道這一下子。便將他拉了坍了的。誰知他的手勁。還要比自己高一些。便自喫驚不小。暗道。這一遭兒。可不對哩。他的硬分兒。比我來得高。我還



想將他做了麼他忙鬆了手說道我的身手你也見過了你的身手我也見過了請你快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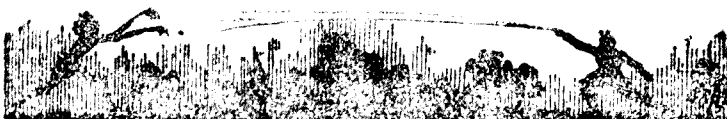
將川資拿出來給我動身吧傅斌冷冷的笑道這樣的硬場面一文也不值請你到別一處去

客三千里出外方知少主人麼你不借銀子倒沒有什麼要緊不該這樣的看輕了人咧你既然不答我想必有什麼見教嗎傅斌笑道沒有什麼見教不過有一層到我們這裏借盤川本來是極便當的事情不過有一個夥計他倒最難說話的徐三馬忙道誰難說話你且將他喊出來見我傅斌便將虬筋軟索鏗一蕩說

來來來
我們系
親近



欺騙那些本身子罷這想沒有你賺的錢的徐三馬明知這事討不着好了可是面子關係不得不硬着頭皮打腫面孔充胖子了便大聲說了傅斌你可知道在家讓



道便是牠有些難說話。徐三馬大叫道：「好好難得你要到江頭上來賣水。我自然是要領教的。」他說着挺起扑刀，便向傅斌的咽喉刺來。一乘人不備，遽下毒手。刀惡可殺。傅斌忙使了一個猴子跳西坡的家數，讓過了。笑道：「徐大哥這一着未免有些失却自己的面子了。常言道得好：明槍容易躲，暗箭實難防。」又道：「大丈夫明取明探，小刁鑽暗箭傷人。跑江湖的實硬不賣軟。方才這是在下有些兒三腳貓的。」按北人謂三腳貓者，不拘什麼，皆可以懂得些兒。否則在下一條性命，不是白白的要橫在老兒那柄刀上了嗎？閣下這個不像是賜教，倒像來尋隙的了。徐三馬給他這兩句說得啞口無言，惱羞變怒，大聲說道：「什麼明槍暗箭？大丈夫小丈夫，老子咱不懂要動手便動手，誰還和你客氣不成。」他說這裏又是一刀向傅斌的右肩刺來。傅斌到了這時，知道他無理可喻，便舞動軟索鏈，和他大殺起來。鬥了五十餘合，徐三馬的手腳漸漸的鬆了。傅斌的鏈越殺越緊。徐三馬出對手的分際，淪到抵抗的分際了。再過一個時候，連抵抗都不能了。傅斌的鏈法一



變他的屁股上面。早中了一下子。徐三馬幾乎倒下。痛不可當。拋去刀。沒命價的逃走了。傅斌却不願意和他結怨。便回莊不趕了。徐三馬跑到天目山。見了康七。哭訴了一番。他道。傅斌和他尋隙。將他打傷。康七一向是寶貴徒弟的。聽得這話。只氣得散光透頂。暴跳如雷。立刻帶了衆徒弟。便向傅家莊而來。到了村口。康七用手向守柵的小莊丁一指。說道。你快進去報知你家莊主。就說河南康七在這裏候他。那莊丁脚不點地的又跑了進去。對傅斌說明了原委。傅斌聽說河南康七四個字。暗道。這康七不是著名的大盜嗎。現在還有通緝令在身。怎敢大明大白到我們這裏來幹什麼。莫非早晨那個姓徐的和他是黨麼。一面尋思。一面便走出來了。到了木柵口。早見一個獐頭鼠目的老頭子。帶了許多短衣找紮的人。齊立在柵口。聲勢汹汹。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傅斌知不是頭。他忙在身邊取出。一個哨子。瞿瞿的一吹。霎時莊上二百名莊勇。各執利刀。一齊立到埭上。傅斌手提軟索鎚。走出柵門。向康七說道。康七爺子。在下久聞大名。難得今天下降。請

到裏面去坐地罷。他將白鬚一捋，對着傅斌一陣獍笑道。好小子啊。我的徒弟徐三馬。和你有多少難過。你竟打狗不看主人面。將他打傷了。你可知道江湖上有兩句話麼。便是光棍吃馬糞。一頓還一頓麼。好小子。你既然看得起我的徒弟。自然也看得起我了。來來來。我倆親近親近。傅斌明知不是他的對手。可是他們無辜的來尋隙。不要說他是個有血氣的好漢了。便是做小說的碰到這一類的事情。也要火高萬丈的了。傅斌不由的將一股怒火化着一團殺氣。一蕩軟索鎚。縱身過

爆的一聲



聲

來。說道。康七。你的徒弟無故來尋隙。你倒不管。反而來和我為難。既然十分相逼。我也不得不陪你了。他說罷。一鎚對定他的腦袋打了下來。好個康七。他並不退讓。便迎了上來。爆的一聲。



他的鎚早化着一片片的鐵塊兒。落在地上。震得傅斌虎口出血。頭眩目暈。暗道：「不好。這一遭兒我的性命可不緊根了。」他正自在憂慮的當兒。瞥見康七飛也似的一拳。照定他的肩上打來。傅斌趕緊往傍邊一跳。不料他的一拳。倒讓過了。後邊倪水鬼的一刀。却讓不掉了。唳嚟一聲。一個熱血英雄。竟死於非命了。（可惜。可惜。）康七見傅斌已經攢掉了性命。他也不願久留。深恐露出行藏來。他便帶着一班徒弟。呼嘯一聲。直向南邊而去。衆人見傅斌死了。嚇得齊聲喊道：「不好了。大莊主給人家殺了。你們快一些來啊。」莊內還有些莊勇。聽得吃驚不小。一齊蜂擁出來。到了吊橋口。只見傅斌倒在血泊裏。一絲氣也沒有了。傅斌的兄弟傅玉。抱着他的屍身。大哭一場。命人將他的屍身擡進莊。用棺木乘好。飛馬到餘杭縣裏去報案。餘杭縣聽得林則徐的門生。給人家仇殺了。嚇得倒抽一口冷氣。瞪着眼睛。白灼白灼的翻了半天。才命人備馬到傅家莊去相驗。相過了驗。飛籤捉拿兇手。限定那班狗頭差人。在一月之內。務要兇手拿到。不然便似通盜論罪。這一


來嚇得那些黑白通商的狗頭差人。鎮日價狗顛屁股。跑壞狗腿。無奈鴻飛冥冥。弋人無從着手。未知他們究竟能捉住兇手。下回自有詳細的交代。

評曰。羣小見藏鶯而垂涎。致傅斌遭殺。文法跳脫。人情入理。有康七之凶暴。方觀出藏鶯之絕技。願前伏後。無一漏筆。

第二十八回 蛛絲馬跡欽差誤認獄中囚 月黑風高老婦生擒梁上客

再說餘杭那班差人。領着這份差使。一個個的提心吊膽。下鄉的。入山的。進城的。出省的。忙得不亦樂乎。差不多連老鼠窩裏。小豬圈裏。都給他們巡查過了。可是連兇手的影子。他們都沒有看見。內中有一個姓郝的差人。他却是個老幹公事。的對於盜案。尤其是他的拿了好戲。他負着這樣重的使命。不得不出全力了。他自己先在城裏細細的察訪了一天。到了第二天。他便動身下鄉了。到了仇溪邊的成家集。他的腹中餓了。他便尋了一家酒館住了。這家酒館名叫得勝樓。生意





倒也不錯。樓上樓下十分忙碌。郝老大便在樓上揀了一個坐位坐下。一面飲酒。一心盤着心事。他猛的咳嗽一聲。抬頭吐痰。忽見對面桌上有兩個人在那裏飲酒。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上身穿着一件八團龍對花天青緞的褂兒。內襯烏紗衫兒。面團高鼻。手裏拿着一柄團扇。慢慢地搨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生得倒也很好。在那裏並肩坐着吃酒。郝老大本是捉強盜的慣家。他見他兩個人面孔。都是背着光亮。心中大疑。你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江湖有兩句隱語。說下店面朝裏。渡河立船頭。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下店面朝裏。就沒有人介意。他的面孔了。渡河立船頭。如果有了差人或是官兵追下來。以便先自跳到岸上去逃生。郝老大見他兩個並肩朝裏背着光亮。在那裏飲酒。心中便暗自打算道。一個人面孔朝裏。已不是好人了。而且那一張桌上祇有兩個人。何不對面。或是分開來。飲酒呢。何必定要夾在一條橈子上面呢。就在一點上看起來。不是一個不可遮掩的大窟窿麼。我且不留聲色。看他倆怎樣的舉動。他打定了注意。便默默的坐在



一傍（此一節真是鬼斧神工。無中生有。以飲酒入眼。匪夷可思。然引江湖規例。爲確實證據。固非一般閑戶造車之小說。所有此等之奇筆也。）不多時。那兩個人吃過酒飯。便起身付了酒資。出店走了。郝老大忙不迭的也付了酒資。跟了出來。只見那個二十多歲的少年。走起路來。不獨不快而且又露出彳亍的樣子來。郝老大暗道。對了。對了。兀那小夥子。走起路來。脚步兒再也放不開。不是受過刑法的樣子麼（真真寫得出神入化）。他更不怠慢。一步一趨的跟着他。那兩個人一面走。一面說道。這一次出門。還是我平生第一次呢。人道杭州的風景好。我却沒有見過。這一次却要給我儘量的欣賞了。那一個答道。自然要欣賞欣賞的。他倆談談說說。不知不覺的到了餘杭縣的城裏了。郝老大見他們進了城。他的膽便大了。忙在身邊取出一串鐵鍊子。猛的向他倆的頸上一套。大聲說道。好朋友。你的那事犯了。他倆大吃一驚。回朝他呆呆的望着。郝老大笑吟吟的說道。還在發什麼呆啊。隨我到縣裏去。我們也好消差了。光在這裏粧羊做象是不成功。



的那個少年忙道。請你鬆一鬆。我總隨你一同到衙裏去便得了。現在我還有一些兒事情呢。郝老大翻起眼睛說道。你不知道犯法身無主嗎。如今既然魚兒落網。還隨得你的便嗎。什麼一些事情。兩些事情。我們不懂。那少年微微的一笑道。別的沒有事情。因為我隨便到什麼衙門裏面。都有人來迎接我的。今天到餘杭縣裏來。自然要你家縣太爺出來迎接。我才去哩。郝老大聽得他這兩句話。倒不知道他是九幾的碼子了。（我也不知他是什麼人了）。那少年說罷。伸手在懷裏取出一張名片來。遞給郝老大說道。你且將這張名片。拿到衙裏去。我在這裏斷不逃走的。請你就送去嗎。郝老大又怕他是冒充的。他也刁鑽。便將這張名片。令一個茶館裏的走堂。送到衙門裏去。不多時。餘杭縣令。雷震野。親自和二衙四衙到了。見了那個少年。遠遠的便跪了下去。口中說道。不知大人的駕到。卑職有失。遠迎死罪死罪。這一來。才將一個郝老大。嚇得魂飛魄越。連忙放了手。站在一傍。那少年一擺手。餘杭縣這才從地上爬了起來。他便請他倆到衙門裏去。那少年

到大堂上的公案上坐下。向雷震野笑道。貴縣的治下。辦事非常的認真。本部堂是最爲欽佩的。雷震野聽得他這一句話。倒弄得丈二的金剛。一時摸不着頭腦了。那少年便將方纔的

一番對他說了。嚇得雷

震野連忙跪下。請罪。那

少年忙擺手說道。這事

與你毫無關係。你不要

害怕。但是我要問問那

個姓郝的快班。他見我

有什麼破綻。才來捉我

班。你看本部堂的什麼馬脚來。那一部份有強盜的樣子。才來捉拿本部堂的。郝

老大叩了一個頭說道。小的有眼無珠。冒犯了大人。只求大人恕我死罪罷。他和



嚇得雷震野
連忙跪下請罪。

郝老大

的。雷震野那敢怠慢。一

疊連聲傳郝老大。郝老

大還敢道出半個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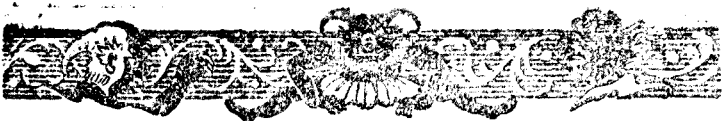
來嗎。懷着鬼胎。不知道

此去是福是禍呢。沒奈

何硬着頭皮上堂。參見

那個少年。他微微的一

笑向郝老大說道。郝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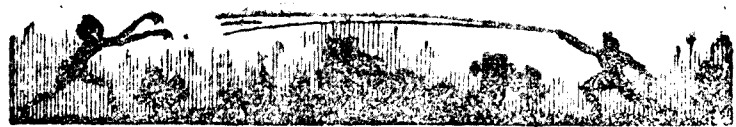
顏悅色的對他說道：你不要害怕。本部堂斷不怎樣爲難你的。你儘管說罷。講出道理來。本部堂不獨不罪怪。還要升獎你哩。郝老大道：二位大人在成家集的酒館裏面。小的便看見了。你老人家和那一位並肩面朝裏坐着喫酒。那張檯子上面也沒有第三個人。這是小的起疑的一種。第二大人走起路來。皆是丫丫的步子。好像受過什麼……他說到這裏便咽住了。又改口說道：第三我看大人的雙手拿起東西來。也有些兒不便的樣子。有此三種。我才敢貿然得罪大人。的無論都要請大人原諒我哩。小的如果知道是大人。小的便是有天大的膽。也不敢有此粗暴的舉動的。那少年總得哈哈大笑道：你說的話。是有道理的。本部堂怎好埋沒你的。果然是個能幹事的傢伙。郝老大我對你說。我的身邊現在缺了一個長隨。看你辦事倒機警得很。由此向後。你便隨着本部堂幹罷。郝老大聽得真個喜出望外。連忙叩了三個頭。謝了大人。列公。你們可知這少年是誰呢。原來是新放了下來的東南五省浙閩蘇皖贛的巡閱大臣。席國柱。他既做了五省



的巡閱大臣。難道還做強盜麼。如果他沒有做過強盜。那麼郝老大所指出他的破綻。也是有根據的。並不是憑空捏造他的謠言的。原來也有一個緣因哩。在上月中旬。席國柱還在京中的戶部裏呢。官家要到東三省去巡閱邊疆。下詔徵求衆大臣的同意。朝廷中行屍走肉。衣架飯囊的官兒。自古以來。是很多的。但是有了什麼要事。他們樂得做好人的。便做好人。能夠縮脖子學元緒公的。便做元緒公。當機立斷。能言敢諫的。獸頭。自然是很少的了。（罵煞古今來許多庸官儒吏。）而且這件事。官家既然有意到東三省去游幸。他們樂得順水推舟。搨了一回順風旗了。（連用兩個順字。惡極妙極。）官家接到的本章。一式是說去的好。祇有一個不知進退的席國柱。他卻極力反對這個主張。洋洋灑灑做了一篇長過萬言陳厲說弊的表章。官家見了。心中自然是不快活啊。（自然二字。又用得妙極。）恰巧一個和國柱冰炭不同爐的加格勒親王。在旁邊看見這道本章。便說席國柱阻撓聖意。輕視官家。如今東三省邊防積極。人心不一。萬歲此行。正足以



安鎮民心。席國柱既阻撓萬歲。其用意必然不軌。官家一向是個沒有耳朵的判官。聽得這話。便不問青紅皂白。便下旨將席國柱拿下天牢了。此時林則徐在兩廣。得着這個消息。勃然大怒。忙修了一道本章。着飛馬進京。官家一向是最倚重林則徐的。接到這封本章。細細的一看。果然覺得到東三省的舉動。有許多不便處。他便將這個念頭打消了。又將席國柱從天牢裏放出來。昇他到東南五省去巡閱。因此郝老大見他走起路來。有些帶鐐的樣子。喫起酒來。手上又像有些上梏子的一樣。他的話。總算有經驗。並不是無稽之談。可是他因爲這一技之長。因禍得福。倒也不負他哩。閑文剪斷。再表柳藏鶯和尉遲大娘。到了傅家莊口。就有人飛奔來報信。給她們了。柳藏鶯聽得這個消息。險一些暈厥過去。就在吊橋外邊。便軟攤下了。星眸含淚。粉面無光。痛煞哭煞。我讀至此。亦欲肝腸寸斷矣。尉遲大娘見她這樣。不禁也淚如雨下。扶着她。喊叫了半天。才將她喊了甦醒過來。她哭得淚眼惺忪。坐在地上。嘆了一口氣。半晌不語。尉遲大娘向她說道。我們且



進莊去。藏鶯站起來。和地進了莊口。早見傅玉一路滾的哭來。扯着藏鶯的衣袖。哭道。我的哥哥。吃人家殺了。姐姐。你是要替他報仇的。藏鶯見了傅玉。這樣越發傷心。止不住。又自哭了起來。一行走。一行哭。着進了傅家的門。轉過影壁。只見大廳上。設着白殭殭的一幅孝帳。兩邊無數的輓聯。輿軸。當着棺柩前面。是林則徐送的一塊悼亡木碑。上面寫着

造化小兒。
奪吾良友。




低垂粉頸。
泣不成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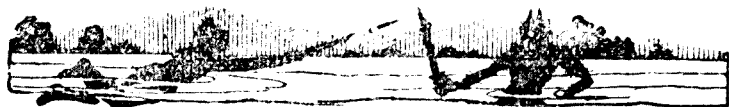
可算入木三分矣。她的一顆芳心。早已粉同齏粉了。走到靈前。雙膝一彎。跪了下去。低垂粉頸。泣不成聲。她哭了半天。還是尉遲大娘向她說道。鶯兒。你在儘自哭的什麼。如今人已死了。當然想一個章程主



意替他雪了恨。那才叫他在九泉之下。安然瞑目。喇。藏鶯聽得拭去淚痕。果然不哭了。坐在蒲團上手托香腮。不住的出神亂想。傅斌的老母聽說柳家母女來了。她也老淚婆娑的號啕大哭。來了。尉遲大娘見了她年過花甲。突然遭了這樣的橫禍。又想起是她的兒子。是自己的女婿。兒子女婿自然有連帶的關係。啊。她觸景生情。又陪着她流了一回眼淚。(人情入理。淋漓盡致)藏鶯便向傅玉問道。當強盜殺你哥哥的時候。你在跟前麼。傅玉搖頭說道。我不在跟前。我家的家丁。全看見的。藏鶯便將一班家丁。喊來問道。大莊主被人家殺了的時候。你們過眼沒有。他們齊聲答道。看見的。看見的。先是一個老頭子。和大莊主動手。後來又有一個搗子。用刀殺了我們的大莊主了。她道。你們可曾問他們的名姓麼。衆家丁一齊答道。他倒敢將我們的大莊主殺了。我們還敢去問他麼。說到這裏。衆家丁的當中。忽然跳出一個來說道。那個老頭兒到了我們吊橋邊。曾說你們快去喊你家大莊主來。就說我河南康七來了。我想那個老頭子。便是康七也。未可知哩。柳



藏鶯聽得點頭說道。我知道了。你們且退下去罷。衆家丁應了一聲。一齊退出去了。她便對尉遲大娘說道。媽媽。你聽見方纔的話麼。那康七和傅郎向來沒有深仇大怨。他爲什麼要下這樣的毒手。來害了他的性命呢。尉遲大娘附首沉吟了一會子。纔答道。這難免是受人唆使。或是別人不好出面。暗地裏請他們出來。也在意料之中哩。藏鶯道。這更不對了。傅郎一向是對於任何人皆是熱血熱忱的。他又有什麼仇人呢。尉遲大娘道。你可知道。就在熱血熱忱這四個字上面。便惹起無端的是非來了。出頭招怨。伸手結仇。像現在這種混沌世界。誰還具一雙能識人的眼睛呢。(尉遲大娘古之傷心人也)我們且不去管他。他既然將斌兒殺了。我們自然要還他一殺的。到天目山去。還是你還是我呢。藏鶯忙道。那用不着你老人家煩神的。女兒難道連個老賊崽子都做不了麼。我去。我去。她說罷便動身要走。尉遲大娘連忙向她搖手說道。你不用性急。此刻天還未晚。你到那裏去幹什麼呢。藏鶯只得耐着性子坐下。又談了一會子閑話。天色已晚。藏鶯吃了夜



飯找紮停當。預備動身了。猛聽得天井裏閣閣的幾聲。尉遲大娘聽得她。知道有夜行人到了。忙向藏鶯丟去一個眼色。藏鶯會意。忙使了一個蛺蝶穿花的勢子。往屏風後面一掩。未知來者。究竟是誰。下回自有分解。

評曰。哭靈一段。蒼涼悲壯。有情讀者。當與柳殘鶯同聲一哭也。每怪著者。描寫情致。有令人不能自己處。殆著者亦情海中之過來人歟。反之。雖嘔心坼血。欲得真神。殊不易也。實諸景。以爲然否。

第二十九回

皓月當頭淫徒開壽讎

朝曦初上俠女斷仇元

却說尉遲大娘坐在靈前。假粧着打盹的模樣。觀着眼。留神瞅着天井裏。不多時。呼的一聲。一個黑衣紮束的傢伙。背插單刀。從東耳房上跳下。悄悄的一點聲息。也沒有。那人用手遮着眼睛。向大廳上一瞧。從背上拔下單刀。大踏步走上廳來。還未到尉遲大娘的身邊。尉遲大娘猛的擡頭向他喝道。好個死囚。這裏是什麼



地方好任你來亂闖。她說着向那賊人一指說道。不要動。說他奇怪。那個賊人立刻失了行動的自由了。站在那裏。好像城隍廟裏的泥塑小鬼一樣。木生生的動也不動。響也不響了。看官們。這尉遲大娘。既不是市俗所傳的梨山老母。更不是稗史小說上記載的盂籃觀音。她也是個很平常的婦人。沒有仙法。更不會妖術。怎能手兒一指。來的傢伙。便不動了呢。小子如果含糊糊糊的寫過去。讀者諸君們。又要說小子在信口雌黃。任意胡謔了。（調侃不少）少林派裏最擅長的有兩門功夫。一門點穴功。一門太極拳。點穴功在別一派裏面使用起來。大多數有色的。獨於少林派裏的傢伙。不會這門功夫。不要講起。只要會使的那麼。皆是無色的了。有色的是死功。無色的是活功。有色的點穴。能使被點的立刻倒下。功門裏露出一個洞來。出氣出血死了。無色的點穴功。使用起來。不獨不傷被點者的皮肉。並且能留敵人的性命哩。遇到沒有功夫的敵人。只消用三分指氣功。敵人便呆住不能動彈了。用到五分指氣功。敵人便要將性命憤掉了。如果碰到了有功



夫的硬生也使用金剛射氣功。點他的功門了。受點的能逃了性命的。真個是百不得一哩。這種功夫。就如崑崙派中的有色無色劍法。是一樣鍊的。有色完全是力鍊出來的。無色却是神與氣鍊出來的。今天尉遲大娘點那個強盜。還沒有點他的致命之處咧。不過祇將他的大動脈根點了點。那賊便呆若木鷄的不能掙扎了。尉遲大娘正待來將他的手中刀拿了下來。瞥見又是一個手執雙拐的賊人。縱上大廳。尉遲大娘仍然用方才的那個頑意。將那個也定住了。她不愧不忙的走過來。在他倆的手中。將兵器拿了下來。又用繩子將他倆雙背倒剪起來。在他倆的肩頭上一拍說道。醒興……醒興。那倆齊睜大了眼。向尉遲大娘望着。尉遲大娘道。你們兩個由那裏來的。到這裏來。想轉什麼念頭。快一些說出來。他兩個同聲答道。你問我們嗎。對你實說罷。我叫短腳虎的徐三馬。他叫草頭神的前倪水鬼。我們是天目山康七爺爺的門下的硬生。你這老婦。用什麼妖法迷住我倆的。識風頭快一些兒。將我們放下了。如不然。我們的師父前來。不要說你沒


有性命。便是一莊的居民也莫想有性命的。（已經被縛。還要說大話。亦何可笑。）尉遲大娘。正要答話。那個倪水鬼又道。不要說別的。單講那個傅斌。是個何等了得的硬生。還被老子咱一刀殺掉了呢。說到這裏。柳藏鶯在孝帳裏飛身出來。向倪水鬼問道。殺傅斌的就是你麼。倪水鬼見了她。不禁身子酥了半邊。忙道。是我。是我。（死期近矣。還要輕薄。）藏鶯聽得。不禁登時柳眉倒豎。杏眼睜圓。更不再問。在腰間拔下湛藍劍。縱了過來。手起一劍。倪水鬼的首級早已落下。徐三馬嚇得連忙喊道。我的媽……



說時遲。那時快。她的劍光到處。一雙惡鬼。兩道陰魂。直向鬼門關而去。尉遲大娘忙道。你這丫頭。忒也手饞。（手饞二字絕倒。）且讓我再問問他倆。然後再動手殺他倆不遲哩。怎地這樣



的等不得。便做了他倆。藏鶯道：有什麼話問。快一些殺了。心中也好暢快一些哩。她說着將兩顆頭。提到靈前。點起一瓣馨香。低低的祝告道：已去的夫君陰魂不遠。你在泉下可放心罷。現在殺你的對頭。已經給我殺了。還有那個康七老賊。我拚着一死。也要去和他見個勝負的。她說了這兩句。止不住淚落如綆。哭將起來。一字一血。便鐵石人也當淚下的。尉遲大娘忙道：痴丫頭。你哭的什麼。此刻什麼時候了。是尉遲大娘的聲口。她聽得。拭去了珠淚。將寶劍入鞘。對尉遲大娘說道：孩兒去了。如果明天早晨不回來。你老人家可去替我報仇罷。（寫得慷慨淋漓。有聲有色。）尉遲大娘點頭說道：放心前去罷。我自的道理。（尉遲大娘胸有成見。）藏鶯便縱身上屋。到了天目山。天還未亮呢。她飛身進了柵子。只見裏面燈火通明。笙歌聒耳。原來今天正是康七六十生辰。衆強盜正自在那裏替他做壽哩。倪水鬼和徐三馬兩個。趁着大家在熱鬧的當兒。他兩個便悄悄地走了。原來想去尋樂的。不料樂得頭都去了。（絕倒）藏鶯到寨門外邊。向那兩個守門



的說道。敢問兩位大哥這裏的老寨主。在家麼。那兩個同聲說道。今天是他老人家六十大慶。怎麼不在家呢。藏鶯聽得又道。那麼請你倆進去通報一聲。就說有一個女子要來給他老人家拜壽咧。他兩個聽得。朝她上下一打量。東邊一個笑嘻嘻的說道。請你在這裏等一會兒。讓我進去報與我們老寨主。他說着跑進去對康七說道。老寨主。外邊有一個女子要來給你老人家拜壽咧。康七聽說是女子。十分注意。便親自出來見了柳藏鶯。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暗自誇贊道。好一個尖酸兒。我走江湖也走了幾十年了。像這樣的好貨。還是第一次看見哩。他笑嘻嘻的說道。女英雄尊姓大名。今天下降敝寨。想是有什麼指教的。柳藏鶯便道。爺子莫非就是康寨主麼。康七點頭說道。在下便是。不稱老漢。而稱在下。其意若曰。我猶未老也。著者真會體貼人。藏鶯便道。失敬。失敬了。賤妾姓柳。小名鶯兒。自幼學得幾路拳腳。苦無高人指示。久聞爺子的大名。屢次欲來拜訪。無奈家母管執嚴。不准胡行亂走。所以不能如願。昨天家母到杭州天竺寺去燒香了。賤



妾得着這個空子，便來拜訪。務望老爺子要賜教才好。康七大笑道：「在下有什麼本領，便值小姐這樣的渴慕。這或許是前世的夙緣罷。」（斯何言歟）快請進去。快請進去。柳蕤驚畧一謙讓，便隨他進去了。到了大廳上面，只見燈燭輝煌，許多的兇眉暴眼的傢伙，在猜拳行令，吵鬧得一團糟也似的。勝的鼓掌如雷，笑不合口。負的怪鳴如鼻，盃不離手。見了她，大家一齊站起來。對康七笑道：「康老爺子你帶進來這位小姐是誰啊？」康七笑吟吟並不去答他們話。（寫得鬼怪）將她讓到第一席上，請她坐下。這時便有許多的強盜在那裏交代合耳議論紛紛的。有的說是康七的女弟子，有的說是康七的小夫人，有的說是康七的親眷，聚訟紛紜，莫衷誰是。不一刻，康七對柳蕤說道：「今天是敵人的賤辰，難得貴人下降。」（斯何言歟）薄酒菲肴，且請稍用一點。蕤欠身答道：「不曉得大英雄今天正值大慶之期，賤妾沒有拜壽，倒先來討擾了。」（鶯兒又妙）他忙道：「不敢不敢，得小姐光降，敝人已是榮幸極了。那敢自居高重呢。那班強盜聽得他倆的話，齊將舌頭一伸，



說道：好險。好險。幸喜我們說話的聲音小。沒有給他聽見。不然倒要惹下禍來的。康七陪着藏鶯吃了幾盃酒。便起身向後面去了。不多時從裏面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頭戴一頂瓜皮小帽。身穿着袍兒。褂兒。腰間掛着扇袋兒。眼鏡盒兒。腳上穿着靴兒。襪兒。手裏捧着一柄水烟袋兒。（只此數句。已將一個助紂為虐的酸丁。描寫得鬚眉畢現。著者能夠答應與否。敝人不敢冒昧哩。）（來了）藏鶯暗自打算道。我的來意。不過就是這樣的。不料這賊合該送命。竟上了我的圈套了。（鶯兒解人）她忙道。只要我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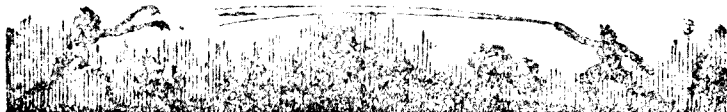


一步三搖
道士上法
壇也似的

抑何鬼怪。一步三搖。像道士上法壇也似的。到了藏鶯的席前。伸手一揖。口中說道。方才敝人聽得敝寨主說起。女英雄既然到敝寨來。真難解決的。未知女英雄



得到的。沒有不答應的。那人笑吟吟的說道。這事在敵人想起來。小姐定可以答應的。藏鶯道。什麼事請你且講了出來。我自斟酌看。如果能夠答應。我自是答應的。他笑道。我們大寨主去年將壓寨丈夫人死了。他成日家茶飯無心。痛不欲生。來題媒的人家倒也不少。（來了）可是我們家大寨主有這樣大的本領。有這樣大的威名。那些小家女子。他也不願意要。今天見了女英雄這樣的好模樣。他却很願意知你攀附的。女英雄如肯俯就。那麼他的一身本領。不傳給你。還教與誰呢。藏鶯聽得含羞說道。賤妾是個什麼人。就敢和大寨主高攀了嗎。不要折煞我吧。那個傢伙聽得。猛的將屁股一拍笑道。你不用推託罷。難得他自己看中你。你又推三阻四的作甚呢。有多人家攀着他的下類。求親。他還不肯答應哩。（絕倒。竟似藏鶯心允口應了。）藏鶯道。要我答應他這事。倒也不難。可是我也有兩個條件哩。第一便是他要和我兒了一個高下。他如果實在比較我來得厲害。那麼。我自然要他做丈夫的。比試起來。不准帶伙計。但憑自己的拳腳。（此是實）第



二條成親之後。我還要將我的母親帶到這裏過活（此是虛）那個伙計滿口應道。好極好極。我想這兩個條件。一些兒也不苛刻。我們大寨主一定可以答應的。裁營又道。這並不是要在他老人家門前賣弄硬分。可是我是來求他的本領。爲宗旨的。光是聽着外邊的人說他。怎樣的好。怎樣的了得。考其實在來。沒有見過他老人家的本領。究竟是怎樣的高明咧。所以明大早晨請你對康老爺子說。請他到寨外去指教我一回。那時我被他打敗了。自然心願情服的了。他聽得一疊連聲的說道。是是。我便去對我們老寨主說起。他說着忙轉過屁股向後面去了。不一會康七笑容可掬的由後面出來。對她說道。方才那位郭先生勸我和小姐訂婚。這一層事。我却不敢答應。我是個老頭兒。小姐正在青春的時候。小姐如果不同意。豈不是變成我強迫小姐了嗎。（豈敢。豈敢。大寨主何必客氣呢）難得小姐巨眼識人（對的正識得你是她的唯一仇人）竟答應了。敝人實深慚愧。藏鶯忙道。承寨主看得起我。便是我的萬幸了。那班強盜聽得一個個拍手大笑道。



我們大寨主今天可算是雙喜了。一面做壽，一面又訂壓寨夫人，可喜可賀。我們壽酒吃過了，還要吃喜酒哩。（喜字可改死字，倒切當）康七十分得意，忙對衆人說道：那自然是要請諸位吃喜酒的。大家又狂飲了一陣子。東方漸漸地發白了。藏鶯便起身向他說道：賤妾求藝心急，久仰寨主的大名，難得一聽會晤，又承寨主不棄，與我訂百年的緣分。如今天已亮了，便請寨主先教我一回罷。她說罷，康七沒口價的答應道：好好，我們便到東練場去。走幾着罷。省得小姐在懷疑，不決。不知我康某究竟有沒有本領。一見手腳，你才知道哩。說着，便起身領着藏鶯出寨。那一羣強盜也自跟了出來。藏鶯恐怕他打敗了，要人來幫助，她便先用話將他禁住了。他倆便動起手來，沒有走到十着，藏鶯便將她唯一的絕技，太極拳使了出來。容容易易的將一個康七斷送了性命。那一班小強盜見了，吃驚不小。一齊圍上來，將藏鶯團團地圍住。刀予並舉，鎗棍齊施。柳藏鶯已經將唯一的仇人結果了性命。還有那班小賊，他那裏還放在心上麼。在背上掣下湛蘆劍，翻翻



滾滾。和衆賊大殺起來。此刻天空裏颯的兩聲。落下一對女子來。各執寶劍。在賊隊裏帮着藏鶯。大殺一陣。將那班毛賊殺得肢骸亂舞。血肉橫飛。哭喊連天。有幾個爺娘給他生長些腿。拚命價逃了。列公。這兩個女子。不是別人。却正是白玫瑰與綠牡丹。她倆見康七被藏鶯不費吹灰的力量便做了。她倆便驚嘆到十二分了。及至見衆賊一齊困住她一個。她兩個不由的眼中出火。縱過來和衆賊大殺起來。試想那班小賊。是她們的對手麼。不消說死的死亡。逃的逃跑的跑了。霎時散得精光。藏鶯見她兩個平空過來助自己一陣。心中倒非常的感激。使和她倆通了名姓。才知道是自己久仰未見的兩位女英雄。（有此一句。可見得玫瑰牡丹聲譽之佳了。）藏鶯便利和她兩個殺到寨裏去。將一班無辜的婦女放了。便點起一把火來。燒了一個一乾二淨。藏鶯便對她倆說道。二位姐姐。請到我那裏去坐地吧。牡丹便道。恕不奉陪了。我們後會有期吧。藏鶯道。既是二位有事。不知何日才下降寒舍呢。白玫瑰略一沉吟便道。三個月以後。恐怕有事要煩動姐



姐呢。柳藏鶯點頭說道。好好。只要有我之處。我沒有不來的道理。（已爲後文大破白家疇伏線矣。）她們說罷便分手走了。未知後事。且闕下回。

評曰。本寫白綠至天目山探賊。突幻出柳藏鶯殺賊。白綠反爲之助。此借葉襯花之章法也。柳藏鶯入寨一段。顯見以兵刃難擒巨孽。故託之以拳足耳。讀者如嗤著者唐突鶯兒。則負著者深矣。

第三十回

歸心似箭浪急風高。逗留遊子。

惡語如刀拳飛足舞。毒打茶館。


且說白綠二人。和藏鶯分手之後。直向茅山而來。在路無話。那日到了茅山了。她倆進了三清峯上的神廟。見過雲一鶴。白玫瑰便問道。晏郎現在怎樣了。（急急的要問。）雲一鶴道。他喫了鹿茸。不到兩天便好了。昨天已經回去了。玫瑰聽得大驚失色。忙道。他果然回去了嗎。雲一鶴道。倒底是一個小孩子家。他早就要走。我留着他。不准走。昨天他想起他的父親來了。告訴我。竟流下淚來。我倒不好。



再強迫的留他了。所以只得命他回去的。玫瑰聽了。跌足嘆氣。半晌不語。雲一鶴道。回去便回去。有什麼妨碍呢。玫瑰道。別的都不要緊。只是我這一次和他私自出來。我的家中必然恨他如切骨。而且他家離我們自家。也沒有多少路。只怕我家裏的人來向他尋仇。起來還想活麼。雲一鶴笑道。以笑對急。雲一鶴的是妙人。你不要性急。凡事俱有一定的。語中有刺。當細細味之。而且死生離合。乃天數也。人力何能挽回呢。語中有刺。細味之。自玫瑰便與綠牡丹告辭要走。雲一鶴笑道。你們急的什麼。且在我這裏住着。晏聖清自然會來的。一味閒靜淡恬。一若不知時事者。雲一鶴可謂閑雲野鶴矣。玫瑰道。他臨行的時候。曾對你老人家說的要來的嗎。雲一鶴笑道。雖然沒有對我說。可是我想起來。大約是要來的吧。語妙在不要緊。玫瑰素知雲一鶴言無亂發的。只得耐着性子。在雲一鶴這裏住下。話分兩頭。再說晏聖清在茅山將瘡口養得復原了。他便想自己的父親來了。告辭了雲一鶴。便向高郵發進。到了江口。可巧那一天的風



大江中的浪花湧起來像房屋般地。有許多的小船。俱靠在江邊。打樁停櫓。誰也不敢再在江裏行駛了。晏聖清便想使了一個飛行功夫過去。無奈天才晌午。少不得又要惹得人驚世駭俗的。於是他只得耐着性子。在丹徒縣的城裏尋了一家酒館。住下。用過午飯。首着雙手。便到各處來閒逛。一會。走到天主街一條僻靜的小巷子裏。只見前面擁來一夥人。迎面走來。這巷子狹小得祇容一個人行走。聖清便倒退出來。那夥人不多時到了他的身邊。七張八嘴的說道。難得曹小子看得起我們。安清那裏的人。今天不去給他一個厲害。下次還要狗眼看人低。咧光棍打九九。眼子打加一。這性曹的跑老了道兒。倒將路跑得緊起來了。兄弟們。今天去和他先講源頭。後盤道兒。倘有一字含糊。便開他的邊。晏聖清聽得心中不禁疑惑道。聽他們這些話。不是白道上的條子。更不是黑道上的切口。到底是。一班什麼人物呢。我難得碰見他們。且去看看究竟。他打定了主意。隨着衆人。向打索街走來。不多時到了一家清茶館門口。那些人一齊擁了進去。登登登一陣。



全到樓上去了。此刻正西又來了二三十個。一式是月白色的長褂兒。烏緞的背心。一條二十花的油鬆大辮。拖在腦後。在辮梢上。還綴着一隻茶杯口大小的白蝶兒。有的手裏牽着一條細狗。有的手裏拾着一隻畫眉籠兒的。形形色色。筆難盡述。不多時到了聚義茶樓的門口。只聽得樓上有人拍手道。好。我們西一幫的朋友也到了。那羣人也不答話。挨次進去。上樓了。晏聖清便也走了進去。跟着那些人。一道上了樓。尋了一個座頭坐下。便向那堂倌喊道。帶一壺龍井來。那個堂倌在那班人的面前。鑽來跑去。拿茶壺。捧手巾。十分忙碌。晏聖清連喊了兩聲。他却沒有答應。晏聖清好不生氣。耐着性子。等那個堂倌走到自己的檯子旁邊。他又說道。給我帶上一壺龍井來。他朝晏聖清一打量。也不答話。又到別處去開茶送水了。晏聖清止不住心頭火起。高聲喊道。你。你那堂倌。敢是個板壁麼。怎的爺子叫茶。叫了半天。爲什麼連答應也不答應呢。老子喫茶。也不是白吃的。啊。那堂倌跑過來。向他說道。公子哥兒。請你耐着些兒性子。好多哩。你難道不看見麼。



我們也不能背脊上面伸出一隻手來招待你啊。(市利小人，抑何可惡。)晏聖清道：那麼你家難道就用你這個做種的茶房麼？那個茶房聽得，便翻起眼睛說道：公子哥兒，你這種官架子，祇好到你們府上去擺。在我們這裏擺，可是不對哩。我們當堂館的，也是個人，並不少鼻子眼睛，你也不犯着開口便罵人。你說我是個做種的茶房，我家却也不在乎你這個做種的茶客。如果不耐煩，便請你到別一家去照顧吧。晏聖清聽得，不禁將一股無名的怒火高發三千丈，按捺不下，劈面搶過來，一把將那個茶房抓住，大聲罵道：王八

那套咬飯的傢伙，皆由嘴裡擡了。




羔子，你的狗嘴裏方才說的那些什麼，說着拍的就是兩掌，打得那個茶房怪叫如豬，雙手捧着嘴，鮮血直淋。那一套喫飯的傢伙，一粒一粒的，皆由嘴裏搬了家了。此刻就有許多人上前來。



解勸好不容易才將晏聖清勸了住手。此刻就有兩個搗子戴着瓜皮小帽。嘴裏說道：出門不問路。見火便放。這樣的草莽。難道我們這碼頭上的大旗。難道就給他拔了去麼。列公。這幾句不三不四不倫不類的話。就究竟算是什麼意思呢。原來這却是安清的切口。一出門不問路。便是到一處地方。不先去問問首領是誰。一見火便放。是遇事就施以兇暴的手段。一草莽。是不講情理的代名詞。一。大旗。給他拔了去。我們的威風。難道就給他滅了麼。安清幫是在乾隆年間便開始了。因為運河裏的糧船。常常被劫。動不動的連上下的官船。都要受他影響。官家雖然派兵四出兜拿。可是結果的效力。一些兒也沒有。官家沒法。只得下了一道招安的旨意。將那班專門劫皇糧的強盜首領。招來。便給他一個頭銜。美其名曰保糧義勇團。那些強盜。得着這個頭銜。真個是如膺九錫。十分榮幸。隨卽通知部下。那班小強盜。不准再到運河裏滋擾生事。所有運糧的船隻。皆揮安清的旗號。走遍南北。沒有一個鬼影子。敢來混一下子的。他們有這樣大的魔力。官家自然



是恩寵攸加了。第一個首領。便是甘鳳池。這甘鳳池本是個無賴出身。在江湖上跑了數年。學得一身的好武藝。端的任俠尚義。成了一個好人了。禪史記載失實。每每說甘鳳池是個世家的子弟。更可笑的。便是少林派演義裏說甘鳳池是個官宦後裔。捉風捕影。致後世人盲從者。不知凡幾。此種以訛傳訛的過失。小子大膽說一句。不能不歸咎於少林派演義的著者了。論起甘鳳池的身世來。極其卑賤。是瓊池賣魚甘叔和的兒子。這件事。南園叢話。及秋楓凝赤錄兩書。皆有詳細記載。小子這部鬼魅江湖。原與甘鳳池沒有什麼關係。所以只得稍稍的作一更正。不要叫讀者再去盲從了。甘鳳池掌了一年半的鏢局。威名遠震。不論水旱兩路的鏢糧銀鏢。只要插着甘教師的旗號。那麼。便是喫了熊心豹子胆的好漢。也不敢動他一毫一忽的。後來甘鳳池的徒衆。一多。其中就難免有莠莠不齊的了。有幾個好的。自然隨着甘鳳池行事。不好的倚着甘教師的名義。在外面強討硬詐。無所不爲了。受害的人家。自然要怪甘教師管束無方了。樹大招風。這句話的。



確不錯。他的聲名。被這班小流氓弄得每况愈下。漸漸地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甘鳳池雖然十分嚴厲。但是他的徒衆。也太多了。這裏一波未平。那裏一波又起。甘教師也沒有分身法。自然是管束不住了。他憤然辭去水旱兩路鏢師的頭銜。並且通知一班不法的徒弟。不准再借他的名義在外邊敲詐。那班小流氓。真個賊心難改。賊性天生。見了甘鳳池。便文質彬彬的學起老學究來了。離了甘鳳池。對不起。仍然將那副猙惡的尊容擺了出來了。此刻接手辦水路的首領。姓潘名大發。他本是黑道裏的一個硬生。他接手之後。銳意改良。倒也給他辦得清明無事。不料到了三個月之後。却漸漸的不對哩。狐狸尾巴拖下來了。那班不良的份子。也跟着甘鳳池那班高足。漸漸地效法起來了。潘大發雖然像甘教師那樣來管束他們。可是壞的太多了。一任你將什麼手段拿了出來。無奈言之諄諄。聽之藐藐。這樣的風行下去。簡直是不堪設想了。以後他們便順序排着銀鏢財。盛世文武定乾坤十個字下去。第一世銀。二世鏢。三世財。一直傳到道光十二年。



的時候已排到定字了。不獨運河上下有這班流氓的踪跡了。不論什麼大都會。大省會。皆有他的足跡了。老白狼的胡一棍。在清江浦稱雄。銅頭判官祁大嘴在鎮江稱霸。各率徒衆。佔

據一方。全國統計起來。

共有八十多萬。他們成

日家的沒有別的事情

做。喂細狗。養書眉。敲竹

槓。講斤頭。可是那些明

搶暗劫的事兒。却不多

見。官家也知道安清的

竟對於自己的良心上。面。不忍去做了。他們的徒衆開碼頭。到別處了。如果脫了

盤纏。那麼只要在茶樓上講了幾句門檻裏的話兒。馬上便有人來盤道子了。(

喂細狗 養書眉



靜

勢力很大。他爲着安寧

起見。特地在鏢友以上

的首領。每月給雙倍的


薪水。(此謂揚湯止沸。

剋肉醫瘡。)那班鏢師。

鏢士。鏢友。鏢夥。受寵若

驚。雖然依勢凌人。可是

那些黑道上的工作。究



按盤道子便是問根底。道子盤得對。馬上便有錢用。有飯喫。有人招待他。萬一盤得不對。倒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安清幫中的規例。一向是准充不准賴的。別人豔羨安清幫而未引薦入幫的。懂得幾句門檻裏的話兒。碰到幫裏人盤起道子來。只消說兩句便可以免掉一切了。祇說「小子路寬眼窄」「人小牙長」夠不上和爺們攀道裏的條兒。那鑿盤你道兒的人。便不再問了。你如果是幫中的人。弄得昇騰發達了。以這安清幫為可恥。想賴掉了。那可不對哩。他們明分上來找你。暗地裏總要將你做了的。任你發了一千萬的家私。只要你在安清幫裏。那麼對不起。要和你同喫同用。誰來都要招待的。伸手借起錢來。要一百。九十九。都不成功。談到你在幫裏窮了。那也不要緊。沒有飯喫。揀有飯吃的同幫家中去。吃沒有衣服穿。揀有衣服的同幫家中去穿。他也不敢回你一聲沒有的。還有兩個規則。是極其嚴厲的。便是「爬灰」「倒擺」「爬灰」便是出幫不幹。「倒擺」是徒弟徒孫講師父師祖的壞處。犯了這兩個規則。輕則打了一個大半死。重則格殺。



勿論當他們責備或打罵徒弟的時候。自己的父母家長。不得置詞的。便是將徒弟打死了。他的家長。也不敢有什麼反對舉動的。他們在責罰徒衆的時候。必然點香點燭。將潘大發的牌位高高供起。名曰「行家法」。他們收徒弟。必須自己的師父准可。方敢實行。否則也不敢亂行招收徒衆的。收徒弟至少要有五個以外。才能開香堂。實行受禮呢。那時有個名叫引薦師的。領了這幾個初入幫的小夥子。到香堂上面。拜見幫中的師長。當時由師父當面傳秘密的幫規。在傳的時候。非幫中人不准在香堂附近竊看竊聽的。如果這收徒弟的幫友。自己的行爲不正。幫中的最低一班徒衆。趁他在收徒弟的時候。一齊擁上香堂。打得落花流水。這叫做「鬧香堂」。鬧過之後。收徒弟那個幫友。不獨不可和他們去反抗。還要辦酒筵請他們。到香堂上大喫一頓。這叫做「悔過」。他們喫過之後。便將收徒弟的這位幫友的過失指摘出來。這叫做「和衆」。安清幫裏的規則。是以上這樣的。在下寫到這裏。却要回頭寫晏聖清的事情了。



評曰。讀本回。悄然起家國之憂。試觀滿清一代。其鬼魅。蠢蠢於大千世界。幾於無處無之。彼時之當局。竟以揚湯止沸之手段。待之。無怪伊等明目張膽。爲所欲爲也。然古今一轍。今世何獨不然。

